



論語序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



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吏。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舛人讀爲櫛義。與杖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旣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序

一

近譬堂藏板

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

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讐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旣沒之語旣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序

二 近譬堂 藏板

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當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蓀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

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序

三

近譬堂藏板

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

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

之門人

語類

問齊景公欲封孔子曰楚昭王欲封孔子地晏

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否曰既

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聖人欲往是當他

召聖人之時有這些好意思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

接他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

所以終不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

畧畧開霽雲收霧斂好見得青天白日這些自是○

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依曰不久夫

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爲之亦須別有箇道理○

問設若魯致膳於大夫則夫子果止乎曰也須去只

是不若此之速必須別討一箇事故去○夫子於公

山氏之召却真箇要去故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

挽我而已○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

無不可爲之時也便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之不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序

四

近譬堂藏板

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
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
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爲矣

同仁山金氏曰荀子云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誅少

正卯朱子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

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

而猶不道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

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朱子之言如此而於此

猶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耳○胡氏曰是時政在

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爲相也與聞國政而已

非爲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孫旣有所惑其不足與
有爲可知也故不容於不行○雲峯胡氏曰讀此者
要看太史公書法又要看文公刪後書法如孔子在
他國皆不書年若于惟他國反魯及在魯則歷歷書
之豈以在他國則歲月無所攷故不書耶然去魯適
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
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
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晚年歸魯文公

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慨歎之意於書法可見矣

異仁山金氏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為大司寇為其議政交鄰可爾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遽為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為患故墮之易為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當世家臣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其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為則雖不墮成亦可蓋孟氏非如季氏之強而成亦邊齊之域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序

五

近譬堂藏板

心喪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者亦所以明德之深服乎人心而教之可傳於萬世也○孔子年四十三因季氏強僭陽虎專政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此詩書禮樂脩之於一身者也而所以教人者亦不外是矣故弟子彌衆若序書傳禮刪詩正樂自是晚年事非此時已修也○仲由為季氏宰季氏自用之耳而以爲孔子使之者蓋此時桓子方有委政孔子之意則用仲由為宰亦必孔子之言矣此便是聖人善作用處○自五十一為中都宰定之九年也至攝行相事凡五年矣雖曰四方則之歸魯侵地墮三都收甲兵然而魯國未嘗大治也攝相事與國政甫三月而魯國大治則前此之不攝相者以其權之未能以相及也國政且與聞况得專秉國政乎○孔子轍環之乃國多矣然意終在魯至魯終不能用孔子而孔子乃不求仕矣至此始叙書傳禮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則前此之不遠為者猶有與於當時之用之也○聖人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亦孔子之所作也獨不之及而言孔子之作春秋者何蓋孝乃庸

辨

朱子節史記世家為論語序說雖歷序生平之事而一篇之大綱尤重立教故篇中有三處閉籠一

則曰問禮於老子而弟子益進再則曰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三則曰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終之以弟子皆服

行之常聖人之所行皆是也。亦且散見於書禮詩樂易象之中。而未有異焉。惟春秋寄賞罰之權。申王者之義。聖人欲見之行事。以整齊斯世者也。而徒抱此志。終於莫遂。於是假史氏之權。以作春秋。以明其志焉爾。○公山佛肸之召。子亦欲往。或云假其權以行。已志。或云迫於用世。不得已之苦心。皆非聖人見地。聖人自是。因他有向善意思。欲化他。平日不善。盡歸於善。然此等人。煞甚難化。聖人往必無益。所以終於不往。朱子說最爲平穩。學曾因問聖人堅白之說。却似竟欲往。是如何。曰。觀如有用我。方能爲東周。則公山佛肸之召。聖人亦只是知其必不能。用爲無益耳。磨不磷。涅不緇。亦只是不爲不善。所免。急切便化他。不善也是難。○成不墮。聖人久於其位。亦須別有道。理然。旣得久於其位。則桓子之信任。彌專。而定公之君威。已振墮成。只易易事耳。仁山不達此理。乃謂幸而費邾叛。故墮之易夫。聖人豈幸有亂賊。而後墮費。耶。耶假無公山侯犯之。叛聖人將不爲墮。都計耶。至謂孔子別有所爲。則雖不墮成。亦可然。則可以墮可。

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序

六

近譬堂藏板

以不墮而叔季之墮。毋乃有後悔乎。聖人豈是如此作用。私心謬妄。至於如此。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或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曰。以何晏所叙篇數考之。則信爲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爲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家說中得之耳。同。仁山金氏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始合。爲今定本。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路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序

七

近譬堂藏板

論語

程子之說蓋出於柳宗元其言曰諸儒皆以論

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子最少又老

且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弟子之時甚遠

而當時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

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

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

號之云爾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

似夫子而師之後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

凡此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

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攷之當時

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

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爲此

說此所以不著柳說而獨以程子爲據也揚氏又謂

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

亞於夫子尤爲明驗至於閔損冉求亦或稱子則因

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與○某論語集注吧改

公讀令大學十分熟了却取去看論語孟子都是大

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做個巨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序

八

近譬堂藏板

殷子卒亦未易看得○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
 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譬如
 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
 須是透得則推之其他道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
 一般只是是一個擇善固執之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
 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
 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而今須
 是窮究得一物事透徹方知如入個門方知門裏房
 舍間架若不親入其門戶在外遙望說我皆知得則
 門裏事如何知得○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
 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
 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
 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着落却下
 工夫做去○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
 要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問孔子何故不
 令人充廣曰居處恭執事敬非充廣而何○孟子言
 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至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

在○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
 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住
 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要之夫子所說
 包得孟子孟子所言却出不得聖人疆域且如夫子
 都不說出但教人恁地去做則仁便在其中如言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能此則心便到孟子則不
 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都教人就事上推究○問孟子說
 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是如何曰孔子
 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會看耳譬如沙糖孟子但
 說糖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將那糖與人吃
 人若肯喫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聖人說
 話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云一言喪邦以直報怨自
 是細密孟子說得便麤如云今樂猶古樂大王好色
 公劉好貨之類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麤顏子所
 以未到聖人處亦只是心麤○大凡看經書看論語
 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看學而時習之未得不
 須看有朋自遠方來且專精此一句得之而後已又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序

九

近譬堂藏板

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雜以別說相似者次第亂了和此一句亦曉不得○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已見說將去若如此說孟子時不成說孟子只是說王子也又若更不逐事細看但以一箇字包括此又不可此各包子又不是孟子也○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韓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問器遠論語讀多少曰兩日只雜看曰恁地如何會長進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待此邊冷如水那邊熱如火亦不可捨此而觀彼又曰這箇使急不得須是緩緩理會須是逐一章去搜索候這一章透徹後却理會第二章久後通貫却事事會看如喫飯飯樣喫了一口又喫

一口喫得滋味後方解生精血若只恁地吞下去則不濟事○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則看兩段須是專一自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却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此年歲間自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論語愈看愈見滋味出若欲草草去看儘說得通恐未能有益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舉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書只是見是書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是訓詁論語須是玩味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且要着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着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空

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先生問論語如何看淳曰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之妄學者之用工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曰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不盡。○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唯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備亭亭當當都有許多四方八面不少了些子意思若門人弟子之言便不能無偏處如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便說得偏夫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自然有先後輕重而子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便有廢學之弊。○人之爲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着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序

十

近譬堂藏板

尚然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何如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肖用工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解說聖賢之言要義理相按去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碍後又云中庸解每番看過不甚有疑大學則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愜意所以改削不已。○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數人相似推來推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注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序

十一

近譬堂藏板

面思量問集注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注脚又問解文義處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直言直訓如此猶者猶是如此又問者謂如何曰是恁地○集注中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或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是為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問要看精義不知如何看曰只是逐段子細玩味○記得書否若記不得亦玩味不得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又曰某近看學者須是專一譬如服藥須是專服一藥方見有效○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看論語精義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看按款相似雖未能便斷得他波然已是細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急之心亦磨礪得細密了橫渠云支欲密容心欲

洪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
精義明道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矣○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是才雄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孔孟只要分別聖賢之分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得似聖人譬如剪綵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綬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譬如有許大形象然後為泰山有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序

十一

近譬堂藏板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或問使孟子與孔子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於孔子耶先生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不知其人是知言也○或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先生曰子厚謹嚴才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氣象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伊川先生曰學者先讀論孟如尺寸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常語學者必先看語孟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看語孟之書亦與見孔孟何異○或問學者如何可以有得曰但將聖人語言玩味久則自有所得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

問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一部論孟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為○凡看論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語言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盡多也○論語孟子只剩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此者豈能及此○楊氏曰學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正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未有不志於聖人而可以言學也○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猶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某之為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為言謂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

謹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也。○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卽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集註內載前輩之說於下句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字義難明者，各有訓釋一章意義，可以分斷者，逐節註之。一章之後，又合諸節而通言之，欲學者先明逐字文義，然後明逐節旨意。然後通一章之旨意也。每章只發本章之旨者，附註後，或因發聖人言外之意者，別爲一段，以附其後。亦欲學者先明本旨，而後及之也。

○樹論語之書，謂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此亦後人意，其如此，未必確見其然。其謂孔子弟子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數語於理可信，蓋聖人之言，既非出於一時，則必非一人之所聞，安在一人之能記。况曾子之年最少，其門弟子之去聖人益遠，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序

三

近譬堂藏板

非聖人弟子原有成書，則必將有訛謬其字句以失聖人之意者矣。今觀聖人之言語氣象，既無毫髮之不肖，而因人問答，則又各當其材，而各中其病，向非親炙聖人，而深思好學者，猶未足以與於此也。意者記於衆門弟子之手，而卒成於曾子，既而曾子之門人附載其師之說，不稱其字，而以子冠之也。與至有子之稱子，安知不與閔損冉求同爲一例，而乃援其似夫子而有師之號爲說，不亦誣乎。○學曾問楊氏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爲尊其師，亞於夫子，其說何如。曰：不足信也。學而一篇首章總論爲學，其下類多務本之言，故以次記之耳。如楊氏之說，皆成一團私意，卽程子謂書成於二子之門人，故二子以子稱，予亦不敢盡信。如子思作中庸，稱其祖爲仲尼，子貢子禽皆稱夫子之字，如仲尼日月也，仲尼豈賢于子之類，要之孔子之傳，曾子獨得其宗，而傳之子思，柳氏數語，亦若能見其大耳。○論語中因事立言，零零碎碎，然不是說格致中事，就是說誠正中事，不是說誠正中事，就是說身修齊家治國平天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序

古

近譬堂藏板

中事。故曰是大學中肉蔡先有大學做匡說則處處
 言語都有着落。○學曾問朱子既謂孔子教人合下
 便有下手處孟子多言義理大體又曰孔子不憚底
 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就發見處盡說與大二說
 似不同何也曰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者或因
 其所長或去其所短或就某處實落下工夫皆有
 力處若孟子所說義理大體却是眾人公共底故急
 切下手不得然孔子各人與他一箇下手工夫似與
 全體道理若未徧及而全體已無不足故又曰不用
 恁底說道理自在裏面也孟子惟所說義理是眾人
 公共底則雖發見處盡說於人亦只是箇公共底而
 已如達所不忍即就無欲害人上擴克達所不為即
 就無欲穿窬上擴克然語太直截非至明至健者不
 能不如孔子隨人與他一箇下手處為有着落也○
 程朱言格物如十件且格九件不妨一件格到九分
 便住却不可者一說也如格此一件不通透且格別
 件或因彼一件透而此一件亦透者又一說也今朱
 子謂看論語如無孟子看學而時習未得不須看有

朋自遠方來此專精一句得之而後已與格一件到
 九分便住不可之說同若因彼悟此彼處透則此處
 愈透這是後來融會急切使不得若論下手須是精
 專至謂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
 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此又見彼此相資必到全
 體盡見時那一件方纔通徹也可見工夫專精在當
 下道理融貫畢竟在後來○朱子因他人解論語都
 別生意見似聖人有留而不說者待後人推論出來
 一般究竟別生枝蔓便是本文正意畧過耳認取句
 中之意自不另立說矣○聖人言語輕重虛實原有
 商量若只認字之重實而忽其字之輕虛自然去而
 萬里安在集註不如此今朱子明謂無緊要閒底字
 越要看那箇正是緊要字然則後人之讀註而錯會
 其解者斷在忽畧其閒底字矣○明道仲尼元氣顏
 子春生孟子併秋殺盡見數條俱說得好但謂孔子
 儘是明快人句頗未穩想亦至明至健之意
 頑按孟子說話粗於孔子此箇易見橫渠謂顏子未
 到聖人處亦是心粗者以纒不精明便有遮障顏子

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便是不能明有遮障矣安
得不謂之心粗○朱子說讀論語且須專此一書這
便是要學緩緩理會須是逐一去搜索這便是要思
候這一章透徹後方理會第二章這便是致知雖不
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這便是存心讀他書也要如
此但論語既零碎又一言一句其味無窮故朱子尤
說得密○淳謂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無毫之
妄此纔說了持敬涵養大段存心工夫故朱子教他
於裏面詳細處尤要透徹以盡夫道問學之功也○
解說聖賢之言要義理相接去正謂脉絡一毫不貫
通便有隔礙所解者非不是義理而無如非此處相
接之義理也然則朱子教人專精此一句得之而後
已者非死抱定一句上求也正要使此一句義理上
下前後反覆都盡耳○集注有兩說並存者朱子既
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有短底只為二說皆通
故并存之此蓋因本文原有難通又或本有缺文雖
曰皆通而實有不能盡通之處故見其皆長實未見
得一說長耳至謂大率前一說勝者予頗疑之如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序

五

近譬堂藏板

路共之為以時物共具之說與色舉之義何所關切
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之說已立六年矣又安得
做諒陰之制而放太甲於桐乎愚謂凡二說未知孰
是者多歸重於後說其前說已畢而後說附載為亦
通者則前說為勝也

○郭簡貝特聖人言于通之里之清無滯之
此山論語頭等語又一言一詞其和無竄故朱子大
論亦當涵泳常存此心豈則景符心驚如書也
到章一章教讀於古聖會第第二章豈則景符心
要學幾幾聖聖會景符一去時索景符景要思
不問之心勝○宋子德齋論語且其專出一書豈
下語不盡也故三月之說則景不辭即有無辭矣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一

都梁 李沛霖 弟 禎 同訂 男 學會 叅較 侄 煌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語類朱子曰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人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入道之門是將自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一

近譬堂藏板

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
附大全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為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字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也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誥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同胡氏曰此篇首取其切於學者記之故以為多務本之意○新安陳氏曰揭君子務本一句以為首篇之要領此說本於游氏朱子已采入賢賢易色章下

於此又自標之。如首章以時習爲本。次章以孝弟爲仁之本。三章忠信爲傳習之本。道千乘章以五者爲治國之本。皆是餘可以類推。○慶源輔氏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必有所從入。德雖在我。之所自得。必積而後成。凡此篇所論。務本之事。乃道所從入之門。而德所積累之基。學者必先務此。然後道可入。而德可積矣。○覺軒蔡氏曰。學而名篇。專以學言。而所謂學者。果何所學耶。朱子首發明學之本。惟在全其本性之善而已。○程氏復心曰。道者人所共由之路。德者已所獨有之理。如孝悌忠信。是人所共由之道。能孝弟忠信。便是已獨有之德。才知有孝弟忠信。便是入道之門。能孝弟又能忠信。便是積德之基。○蔡虛齋曰。大學之明德。得於有生之初者也。此之積德。全於已生之後者也。

論 糊所記多務本之意。蓋該十六章之大意而言。若首章又可括盡一部論學之旨。毋容泥也。朱子謂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是大槩說親師取友。必先自修。其實時習而說工夫。做透了。自然朋來。非以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 學而

二

近譬堂藏板

習爲本。朋來爲末。而對言之也。總之記者彙集十六章爲首篇。有務本之意。是記者本意。若聖賢本來說話。未必定然如此。學者先睹此。見在胸中。則各章之精神語氣。反不出。故逐章且要各自理會。○道猶路也。道之爲端甚廣。若不得其門而入。何從擴充推廣。以滿其量。如爲仁。須從孝弟始。孝弟乃仁道之門也。先不孝弟。仁從何處行起。巧言令色。鮮矣。仁。此亦不是說仁爲入道之門。仁是堂奧。至深處。務外悅人。便是錯了。門庭言不巧。色不令。只是朴實頭。做工夫。前去。○積德雖全於已生之後。然到圓滿成就。只是復其本然之明德而已。非有二德也。道入得一分。德便積得一分。其全體之明。具衆理。應萬事。固無所不該。如篇中孝弟忠信等。却是做根基處。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

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三

近譬堂藏板

或問 學之爲效何也。朱子曰。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曰。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言人既學而知且能

矣。而於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又以時反復而溫釋之。如鳥之習飛然。則其所學者熟而中心悅懌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能之事。固若冥行而已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是其胸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澁。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皆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甘于口。亦不足以喻其美矣。此學之始也。**語類** 問學而時習之。朱子曰。今且理會箇學是學。箇甚底。然後理會習字時字。蓋人只有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此是主張自家一身者。若心不在那裏。得理來。惟學之久。則心與理一。而周流泛應。無不曲當矣。且說爲學有多少事。孟子只說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蓋爲學之事。雖多有頭項。而爲學之道。則

只在求放心而已。心者不在，更有甚事。○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奈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底，也解曉得。○問注云：學之爲言，効也。効字所包甚廣，曰是如此。博學，謹思，審問，明辨，篤行，皆學效之事也。又曰：人凡有可効處，皆當効之。○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讀書講論修飭，皆要時習。○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思終較多。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問時習是溫尋其義理，抑習其所行。曰：此句所包廣，只是學做此一件事，便須習此一件事。且如學克己復禮，便須朝朝暮暮習。這克己復禮學効，也是効其人，未能孔子，便効孔子。未能周公，便効周公。巫醫亦然。○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待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四

近譬堂藏板

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便要去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已。○問程子二說，一云時復思，一云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就行上習否。曰：是如此。○泱泱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譬之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濕裏面依前乾燥，必浸之久，則透內皆濕。程子言時復思，釋淡洽於中，則說極有深意。○先生令諸生同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須以近者譬得分曉，乃可。如小子初授讀書，是學也。令讀百數十遍，是時習也。既熟，則不煩惱，覆不得，此便是說也。書字亦然。雜說載魏帝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之令，答者云：吳人沒木，自云：王屠兒割肉與稱同，伎兒擲繩在虛空，蓋有類三句。陳思王見二人答後，却云：臣解得是習字。亦善。詭矣。皆說習熟之意。先生然之。○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間寫不好，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射，初間都射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大抵學到說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五

近譬堂藏板

已是進一進了。只說後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險處。過不得。得人扶持將過。纔過得險處了。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今人所以或作或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得。看來夫子只用說學而時習一句下面事。自節節可見。○或問學而時習。不是詩書禮樂。固不是。詩書禮樂。然無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亦只爭這些子。聖賢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何。○吳知先問。學習二字。曰。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先生因言此等處。添入集注中更好。○問學而時習之。伊川說習字。就思上說。范氏游氏說。都就行上說。集注多用思意。而附謝氏坐如尸立如齊一段。為習於行。據賀孫看。不思而行。則未必中道。思得慣熟了。却行無不當者。曰。伊川意是說習於思。天下事若不先思。如何會行得。說習於行者。亦不是。外於思。

思與行亦不可分說。○坐如尸立如齊。學時是知得。坐如尸立如齊。及做時。坐常是如尸立。常是如齊。此是習之事也。○上蔡謂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只是籠侗說成。一箇物恁地習。以見立言最難。某謂須坐常常照管。教如尸方始是習立。常常照管。教如齊方始是習。逐件中各有一箇習。若恁散說。便寬了。方叔弟問。平居時習。而習中每覺有愧。何也。曰。如此只是功夫不接續也。要習須常令工夫接續。始得。又問。尋求古人意思。曰。某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尋得箇可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學而時習之。須是自已時習。然後知心裏說處。附朱子曰。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學之為言。效也。以已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之謂也。而字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

折深密而無窮盡如此。

同大全吳氏程曰為言言詞也謂此字之詞即彼字之義也釋經之例凡曰某某也皆正訓也。有曰某者某也猶某也皆本非正訓而借彼明此者也。如政者正也而又曰政猶正也。政之為言正也其意只一般。古學字即今效字。學記效學同一字。○雲峰胡氏曰人性皆善。天命之性也。覺有先後。氣質之性也。効先覺之所為。猶曰學先覺之所學也。大學章句釋明明德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曰明善而復其初。是包大學許多工夫說。物格知至。即是明善意誠心正身修。即是復其初。○新安陳氏曰此論語中第一箇學字。朱子挈要指以示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所為不過知行二者。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矣。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知言也。復其初者復全本性之善。以行言也。學之道固多端。其要歸在復全本性之善而已。○厚齋馮氏曰習鳥雛欲離巢而學飛之稱。學謂學之於已。習謂習其所學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 學而

六

近譬堂藏板

時而習恐其怠也。凡曰而者。上下二義。學一義也。習一義也。○南軒張氏曰學貴於時習。○程子曰時復思釋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吳氏曰重習者更互反復之意。繹抽絲也。思者知之。○雲峰胡氏曰時復思釋則習於心。將以行之。則習於身。○新安陳氏曰上一條以知言。此一條以行言。采程子二說。以見學習當兼知行言也。○蔡虛齋曰知者知其理。未見於事。行者履其事。而理在其中矣。故曰心與理相涵。以知言也。身與事相安。以行言也。非理自理而事自事。○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味此言則知大學序所謂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與夫所謂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大抵皆是知上重了。固有知而不能行者。然知而不行者。亦未為真知故也。○呂晚村曰儒者之所謂覺者。指此理。外道之所謂覺者。單指心。理必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盡也。覺心則必先。去事理之障。而直指本體。故以格致為務。外支離。然自以為悟本體者。於事理究竟膠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七

近譬堂藏板

不上於是後來陽儒陰釋之說又變為先見本體而後窮事物自以為包羅巧妙不知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在可覆驗也○陸稼書曰學也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于天命之性是也若一切記誦詞章虛無寂滅皆是學其所學非吾所謂學朱子于此所以只說得大意者蓋因此處方要發明聖人鼓舞人進學之意而未暇為學者深辨此立言詳畧之法也在夫子此特口中亦只要鼓舞人進學至於俗學之支離異學之虛無不可不掃去者夫子亦未之及蓋原對已掃去者言非對未掃去者言也○學字不同有徹始徹終之學有起初頭之學此章第一學字只是起初頭之學若統三節總是論學這是徹始徹終之學○明季講家有以不襲取不凌節講時習者此不是襲取凌節皆是助長一邊此時習是勿忘之意時文又有將說字講作一貫者亦非一貫深說字下文尚有樂與不慍在

原其所當學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指學者之方也明善復初則學之效驗第一句訓下一句此看集註凡例又曰朱子或問中論學分知能二字集註合言之覺知也為能也明善知也復初能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復其本性而已學以明善明德之事以善及人新民之事○蔡虛齋曰學而時習一章其於大學之三綱領已盡之矣蓋學習而悅明德之事也朋來而樂新民之事也至於不知不慍而為君子則所性全矣各為止至善也蓋是夫子就已分上言其道之始中終如此○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悅此悅字專以知言言學者正欲以行之也苟時習之則所學者為我得而可見之行矣故悅此與上段程子之言皆主知雲峰新安二子皆以此節專主行言是差認了○林次崖曰說字頗難看本註自得于心中心悅懌之說似是而非蓋悅只是箇歡喜故註曰喜意若曰自得于心而悅是理義悅我心意不應解作喜意矣更以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來叅看益見何也悅樂一類而有淺深所學者熟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八

近譬堂藏板

悅到得及人時則樂一類也若謂自得之說與下文
 樂字非一類矣在心在外之說如何可通更以下文
 慍含怒意來叅看慍是悅之反慍解含怒意悅解喜
 意可見悅只是懽喜不是自得之悅也○蒙引樂學
 之說亦不是原來這悅是學習後事所得深矣若見
 意思而樂學尚是初學時事似不能到此
 辨按學訓效則已兼效其所知效其所能而言聖學
 之事雖多不外知行並進人性皆善是謂天命之旨
 本然者而言即孟子人性皆善中庸天命謂性之旨
 覺有先後便是兼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說後覺者必
 效先覺之所為便是要效其所知效其所能為字宜
 兼知能矣而金仁山乃有覺知也為能也之解不知
 先覺只指先覺此理之人後覺只指後來為學之人
 奈何以覺訓知以為訓能乎○學會問明善是始事
 復初是終事否曰明善是知之功亦非知到盡處然
 後行復初是行之功亦非能之至處便離却知蓋明
 善復初雖有先後之異而知行則並進之功明善一
 步所徹似一步則復初亦一步純美似一步矣朱子

以知行已具上效字內故下乃可以三字與一而字
 也○學不外於知行知行即誠明也明誠二字可該
 明善復初四字即可貫徹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字
 內外本末都盡可知一部四子書無兩箇也○學會
 問朱子既曰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
 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知行平說矣又曰雖是講學
 力行平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思終較多此是何也
 曰知行雖並進之功然初用工時却重在知上到結
 裹成就時又却着重在行上註中明善而復其初夾
 一而字即是此意以此學而時習之尚是始學界上
 故曰講學意思終較多也又問朱子既曰知自有知
 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又曰
 學是學別人習是自家行習是行未熟須在此習行
 之是如何曰凡看書要理會文義非謂一字不可重
 用學是效法意故曰學別人習是習熟意故曰自家
 行行未熟須在此習行之行只是熟意又問近世呂
 晚村謂說字不可解作幽深微妙如孔顏之樂處茂
 叔之生意其說如何曰看書須逐步看去朋來而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九

近譬堂藏板

不愠而君子。總包在此時習而說中。看夫子一生只是學之不厭。到得純亦不已。亦只是說於為學。但此處不亦說乎。纔在學而時習內想出。未便如此說得。○讀白文學字自當頓斷。而字轉下。然亦只於本句中作頓挫。以盡而字之神。所以動下不亦二字也。若謂頓住學字。以貫通章。此是時文套數。恐聖人語氣未必爾爾。○而今人看書。只是看到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便自住了。若只是說其有所得。這便是畫地自限了。討得趣味。其進自不能已。此便是顏子欲罷不能氣象。○淡洽于中。程子本只就思上說。然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知行都有這意思。故朱子謂其極有深意。○時復思。釋淡洽於中。則說此是初頭方說時意思。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此正是說中意思。其進自不能已。此却說說後意思。○問程子前條說知後條說行。已盡其意。却又引謝氏之說。何也。曰。學者固由知之不深。故不能去行。然探討不見道理。只管於中間玩索。這箇時習猶易。到知得便以為坦然而無疑。竟自一行便了。不知持守極難。坐如尸坐

也要時習。立如齊。立也要時習。謝氏二句說時習尚未實。朱子特節取之。故朱子謂坐常是如尸。立常是如齊。方是習之事。

禎按學之下用而字一折。則學字一層意。時字又一層意。故註云。既學而又時時習之。乃或問謂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似習與時。又分兩層看。來習固是學之不已。然一時偶息。只道無妨於習。不知已是不習了。故習字上必又加時字。○朱子謂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人。說字之趣味極深。林次崖謂只是箇歡喜粗淺之甚。其自得而不能語諸人者。涵養玩索之趣也。其自得而善必可以及人者。心理同然之妙也。與下節自不相背。○朱子謂人只有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惟天下之理聚於此。故盡心必由於知性。而既知性。則又有存心養性許多工夫。求放心。正知性存養之功。在若悞認求只是求心。學只是學心。為害不淺矣。○以時習為明明德之事。未嘗不可。只到不愠而君子。亦未嘗不是全明明德之分量。至朋來而樂。只是講明

道德其情交暢與新民之主齊治平言者自不同以不愠而君子為亦兼新民之止至善自說不去矣總之各章自有頭項牽合即非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於外

或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若何而樂耶曰理義人心之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吾獨得之雖足以為說矣然以之告人而人莫之信以之率人而人莫之從則是獨擅乎此理而舉世俵俵不得於其心之所同也是猶十人同食一人既飽而九人不下咽則吾之所說雖淺亦曷為而能達於外耶今吾之學所以得於已者既足以及人人之信而從者又如此其眾也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十

近譬堂藏板

得不獨為一己之私矣夫我之善有以及於彼彼之心有以得乎我吾之所知者彼亦從而知之也吾之所能者彼亦從而能之也則其歡忻交通宜揚發暢雖宮商相宜律呂諧和亦不足以方其樂矣是學之中也

語類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曰舊嘗有信從者眾可以驗己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之從之者眾則豈不可樂又曰此段工夫專在時習上儆時習而至於說則自不能已後面工夫節節自有來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是其樂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眾乎曰樂其信從者眾也大抵私小底人或多或少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不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眾如是安得不樂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曰須是自家有這善方可及人無這善如何及得人看聖人所言多少寬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士

近譬堂藏板

大氣象常人福迫。但聞得些善言寫得些文字。便自寶藏之。以為己物。皆他人所不得知者。成甚模樣。今不必說朋來。遠方是以善及人。如自家寫得片文隻字。而歸人有求者。須當告之。此便是以善及人。處只是待他求。方可告之。不可登門而告之。若登門而告之。是往教也。便不可如此。○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語初學。將自謀不暇。何以及得人。曰。謂如傳得師友些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喚做及人。如有好說話。得好文字。緊緊藏在籠篋中。如何得及人。○程氏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樂。此說是。若楊氏云。與共講學之類。皆不是。我既自未有善。可及人。方與人相共講學。安得有朋自遠方來。○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說是中心。自喜悅。樂便是說之發於外者。○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為樂。曰。不是。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悶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為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則其為樂也。小矣。這

箇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不愠。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愠。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畧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愠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

附大全問朋來之樂。奈何。朱子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耳。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纔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已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已。講時相資。其樂孰尚焉。樂比於說。為發舒也。

同新安陳氏曰。以善之善。即上一節人性皆善。及明善之善。習說則善方成已。朋來則善方及人矣。○慶源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自悅。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雙峰饒氏曰。說與樂皆是在中底。今此樂字。對上文說字而言。則是主發散在外言之。○呂晚村曰。有朋自遠方來。須連上節說下。然必問其所學何學。則其朋為何朋。假如為禪宗之學。則必有禿丁之朋。為修煉之學。則必有爐火之朋。為縱橫

技擊之學。則必有凶命無籍之朋。各學中支派不同。學亦隨異。然未有不相應者也。○陸稼書曰。此章三節。依蒙引。明與大學三綱領一例。朋來便是新民。存疑則云。朋來而樂。雖是成物事。與大學新民。覺稍異。新民與明德。皆大學之道。俱在這學字內。朋來而樂。似後明德。新民一步。但學就該體用。未有舉體而遺用者。朋友相從。乃是體用全備之學。依存疑是開口一學字。便包得三綱領。道工夫既深。則朋來工夫又深。則不愠。蓋三綱領由己及人。是橫說。學之次序。此三節由淺入深。是縱說。學之次序。不可一例看。存疑似長。

異南軒張氏曰。有朋自遠方來。則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己。講習相資。其樂孰尚焉。樂比於說。為發舒也。○林次崖曰。以善及人。信從者衆。二句。意相足。語錄云。樂其信從者衆。非是。**辨**按程子以善及人四字。最實落。蓋學已有得於己。自可及人。且是朋來就我。非我去求。朋張南軒誤以人善資己言。不可從。信從者衆。四字亦細。信是信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主

近譬堂藏板

所知。從是從其所行。衆字。自遠字生來。蓋止近方信。從猶未為衆。不見可樂。惟遠方皆來。則信從者衆。而可樂矣。朱子謂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行。彼亦行之。此數語最實。乃以公善於人。為樂也。徒在聲氣交游上看。則失之矣。○我有善及人。而後信從者衆。此自是一串事。然以善及人。我之所可自必者也。信從者衆。我之所不可必者也。若告之。而人莫信。率之。而人莫從。此是少悶人。故必至信從者衆。乃見可樂。朱子又謂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亦即此意。○朱子云。程子非以樂為在外也。以為積滿于中。而發越乎外耳。悅則方得于內。而未能達于外也。此是何等分明。輔氏謂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樂固是與人同。然亦非因人之樂。而後樂。要知人方知能。時未必亦如我之樂。而我之樂。自止不得。**禎**按朱子既云。我未有善。可以及人。方資人相共講學。安得有朋來。可見甚重善足及人說。大全又引朱子。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己。講時相資。

其樂孰尚。則又兼人善資已言。以參南軒之說。須知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是樂字正意。到得彼亦知。亦能。則與我之善。必有互相感發處。如夫子說。回助我起予者。商之類。又是樂字餘意。楊氏張氏。徒靠講學相資爲樂。故朱子非之。○大學三綱領。是分出學中三件事。下又以八條目細分之。此只用一箇學字。該了時習而說。只是說做工夫處。朋來而樂。不愠而君子。都是自得處。與三綱領何相配合。而諸儒多妄分也。稼書從存疑是。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 學而

三

近譬堂藏板

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或問人不知而不愠。何以爲君子也。曰。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愠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之學。則以爲已而已。本非爲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真不動也。今也人不知而處之泰然。且畧無纖芥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雖至於聖人可也。此學之終也。曰。學有大小。此所謂學者。其大學耶。曰。不然也。學而習。習而說。凡學皆然。不以大小而有間也。且灑掃應對之事。正門人小子所宜先也。聖人豈畧之哉。

請類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為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煅煉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它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愠也○人不知而不愠為善乃是自己當然事於人何與譬如喫飯乃是要得自家飽我既在家中喫飯了何必問外人知與不知蓋與人初不相干也○問人不知而不愠曰今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于已事而亦為之不平況其不知已乎此則不知不愠所以為難○尹氏云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此等句極好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問學者稍知為已則人之知不知自不相干而集注何以言不知不愠者逆而難曰人之待已平○慊地過亦不覺若被人微箇全不足比數底人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愠愠非忿怒之謂○聖賢言語平鋪地說在那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學何事便須着時時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齒

近譬堂藏板

能樂不樂今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不見知果能不愠否○黃問學而首章是始中終之序否曰此章須看如何是學而時習之便不亦說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來便不亦樂乎如何是人不知而不愠便不亦君子乎裏面有許多意思曲折如何只要將三字來包了若然則只消此三字更不用許多話向日君舉在三山請某人學中講說此為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已與人一第三節是人與天一以為奇論可謂作怪

精義建安游氏曰說也樂也君子也言其義則然若夫所以說樂所以為君子則在於學者之心得譬之飲食之美也借使易牙日譽於前而已不預饗焉終不足以知味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朋是專主同類人兼指衆人上而君大夫亦是○朱氏公遷曰此章言為學之道學兼知行言首言學欲熟之於已中言學欲推之於人終言學者畢竟所以為已又曰四書所言君子甚多其等第不一今畧取其的然有所指者以為發例此

章不知不愠與不器之於天下也。病無能疾沒世而民不稱矜而不爭貞而不諒之君子。以德言爲成德之稱。正言之也。不重則不威。食無求飽。博學於文。有九思。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君子。以德言爲學者之稱。亦曰以學言也。君子修己以敬。先行其言不憂不懼之君子。以德言徹上徹下之道。因其人而言之也。所過者化。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依乎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之君子。以德言爲聖人之稱也。君子篤於親。正其衣冠。君子有大道之君子。以位言。凡以位言者必有其德。而後稱其位。故聖賢凡以君子爲爲人上者之稱。必言所以爲人上者之道。微意可見也。待於君子有三愆之君子。兼德位言之也。餘不能悉舉者可以類推。○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爲學始終三者之序。有淺深而無二道也。又慮夫敏者躐等而進。怠者半途而止。昧者又或離折以求之。或失其正而陷於異端。故復發此義。而使之正其始之所學。然後時習以熟之。則夫說之與樂。可以馴致。初不待外求而得也。又曰。不極其至。則無以成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五

近譬堂藏板

德。故又以此說終之。○雲峰胡氏曰。此章重在第一節。而第一句時習二字最重。故上文釋習字曰。學之不巳。此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又曰不巳焉。於此見朱子喫緊教人處。○雲峰胡氏曰。說是喜意。慍是含怒意。喜怒樂三者皆情也。皆性之發也。能復其性之善。而情無不善。學習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於心。引此語解。不知不慍甚切。此條聯樂與不慍。於居尹說之後。○蔡虛齋曰。雖樂於及人。然猶未見其爲君子。以其未處逆境也。必不見是而無悶。則處逆境如順途。而凡一切身外之事。舉皆不足以介其念慮矣。此非成德不能也。乃所謂君子。○悅之深而不巳焉耳。或者不察其進自不能巳矣。之句。是悅喜意。乃謂與此正相應。而連此不巳。亦誤。說是悅後之不巳。不知悅之深。而又不巳。有何意思。只管悅而不巳。○樂由悅而後得。未有成巳之悅。亦無緣得及人之樂也。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若未有及人之樂。亦未敢許其能進於君子之域也。○呂晚村曰。不知隨地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去

近譬堂藏板

不專指行藏。○陸稼書曰：大全朱子云：論語以君子始。以君子終。此深有意。此是朱子推記者。集論語之意。若聖人開口說一學字。不是限定學為君子記者之意。如後天之易。聖人之言。如先天之易。不可混也。○不愠。不要看做置之度外一般。不屑教誨。亦是不愠。息邪距淫。亦是不愠。居夷浮海。亦是不愠。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亦是不愠。此心不動。只在道理上。便是不愠。○雙峰饒氏云：此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俱是效驗。此須善會。朋來不愠。俱有工夫。只是從效驗上見工夫耳。

異 覺軒蔡氏曰：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子謂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如程子之說。朱子非正解本句。特統而論之。且所以繼於尹氏程子之後。○慶源輔氏曰：順謂理之順。逆謂理之逆。曰順曰逆。皆理也。但處其順者易。故及人而樂者。猶可及。處其逆者難。故不見是而無悶。非成德之士。安土樂天者不能及也。○雙峰饒氏曰：此章六句。其工夫只

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皆是效驗。○新安陳氏曰：此推本所以為成德之由。不過自學習說中來。然學必貴乎正。習必貴乎熟。說必貴乎深。而又加以不已焉。學之時。習而說。乃後二節之本。亦務本之意。○新安陳氏曰：集註凡推說本章正意外之餘意。必加一圈以間隔之。此又以三節下三句發明餘意也。必由成已之說。方可進於及人之樂。然非造於樂之地。步又不足以言成德。君子也。夫學者所以學為君子。學由說以進於樂。而至於能為君子。學之能事畢矣。

說 按朱子謂人待已平平。亦不覺若作全不足。此數看待心。便不甘。便是愠。又曰：愠不是大故忿怒。只心有些不平。便是裏面動了。此解愠字最微。此註不但曰：含怒。而曰：含怒。意非真知內外之辨。於毫釐之間。不能不知。不愠。此便是明善之盡處。非能復其性之善。以至情無不善。不能愠。意悉泯。此便是復初之驗。處。○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尹氏說最渾成。故朱子深取之。他人說得學者有可知之實。以見不愠之難。未免吾學有虧欠處。說得人之本不能知。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七

近譬堂藏板

見不慍之淡又未免入傲世一流總是將人不知三字看得死煞故有此病蓋白文原自活相未嘗限定人必不知即或不知而已亦不慍是何等養之純德之粹豈不是樂天境界○是同類之朋自然自遠方來是學外之人自然不能盡知為學只要理會不知不慍中是何趣味更不必問他不知底是甚樣人且既是不知則自在學外可知蒙引謂此人字廣以善及人之人皆在其中則是兼指同類之朋矣非是或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儘有不相知處非必不學豈知夷惠只是一偏之行若此章所謂學自是天地間公共之理如人所必由之路今日不知自是庸衆之人安得以夷不知惠不知夷作較況夷惠行雖不同而亦未嘗不相知也若蘇子瞻之惡程子彼已非聖人之正道矣○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朱子謂不知不慍惟成德者能之解者遂以程子是正說朱子是推原不合本文語氣不知各節下三句俱從上三句想像出來即在上句裏面非既能不慍然後為君子也程子乃字與朱註故推字正同

不以語分順逆也蔡覺軒不得其解各以然後二字易之大謬直是心粗○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俱收入首一節中不但德未至成時是不已即德成仍是不已故朱子或問於君子之下補云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雖至於聖人可也未敢便以此君子當了聖人蓋有從容俟其自化之意看書細甚今人便要直截說了○學會問饒雙峰謂此章六句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皆是效驗何如曰此最是饒氏大病說於為學進尚不已到得成德亦尚是說之深而不已何故作效驗說這有甚意思有問朋來是為學之驗者朱子曰不必以驗言又有以始中終三字貼三節看者朱子曰此章須看如何是學而時習之便不亦說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來便不亦樂乎如何是人不知而不慍便不亦君子乎裏面有許多意思曲折如何只將三字來包了看朱子此是何等趣味豈用着那效驗說話他如大學之物格而后知至節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二句都把做效驗說了

最是病處
顧按心有一點。慍學便有一息。問此中消息。真箇細入微芒。人都說向人當知我。又說向人宜乎不知我。都在外面。印合不慍。自落浮淺。惟只見得裏面不動。憑他知不知。全然不關緊要。稼書息邪。距淫居夷。浮海一段說來。與聖學大有擔當。○程子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是言不到善足及人。未可遽言涵養之粹也。陳氏謂以三節下三句發明餘意。亦是悞認煞說樂。君子字面耳。卽學者所以學爲君子。可也。則知此君子非卽聖人矣。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大 近譬堂 藏板

犯上謂于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

好作亂也。

語類問于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于犯便是那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爲爭鬪悖逆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爲于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爲犯。然諫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又問諫爭于君如事君有犯無隱如勿欺也而犯之此犯字如何曰此犯字又說得輕如君有不是須直與他說此之謂犯。但人臣之諫君亦有箇宛轉底道理若暴揚其惡言語不遜叫喚狂悖此便是干犯矣。故曰人臣之事君當熟諫。○其爲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勢如此若巧言令色鮮矣。仁鮮字則是絕無君子務。

本本立而道生此兩句泛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交也故集注着箇大凡也○問有犯上者已自不好又何至于作亂可見其益遠孝弟之所為曰只言其無此事論來犯上乃是少有拂意便是犯不必至陵犯處乃為犯也若作亂謂之未之有也絕無可知

同潛室陳氏曰孝弟之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一等麓暴氣象縱是有之終是罕見到得麓惡太過可保其決無言孝弟之人占得好處多不好處少○新安陳氏曰大註深意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

辨按此章謬謂君子克盡其為人將為人二字打通為仁最是混說為人二字甚虛不是克盡人道之解玩其字也字正要吸起鮮矣句來故用而字緊轉見得為人若是孝弟自少犯上之事豈是克盡為人在於孝弟如此則豈但鮮犯上之事與下務本之君子又何分別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九

近譬堂藏板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

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解頴

或說世間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

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仁之本。李敬子曰。世間又有一種孝慈人。却無剛斷。曰。人有幾多般。此屬氣稟。如唐明皇爲人。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煞無狀。却終始愛兄弟不衰。只緣寧王讓他位。所以如此。這一節感動終始。友愛不衰。或謂明皇因寧王而後能如此。這也是他裏面有這道理。方始感發得出來。若其中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子

近譬堂藏板

元無此理。如何會感發得。○問君子務本。注云。凡事專用。力於根本。如此。則孝弟爲仁之本。乃是舉其一端而言。曰。否。本是說孝弟。上面務本是且引來上面。且泛言。下面是收入來說。○問合當說本立而未生。有子何故。却說本立而道生。曰。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其爲人孝弟。則必須柔恭。柔恭則必無犯上作亂之事。是以君子專致力於其本。然不成如此。便止。故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蓋能孝弟了。便須從此推去。故能愛人利物也。○孝弟只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陳敬之說。孝弟爲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細看。全未與說數日後。方作一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親長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理一而分殊。雖貴乎一。視同

仁。然不自親始也不得。○仁義禮智自天之生人便有此四件如火爐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時地便有四方日便有晝夜昏旦天下道理千枝萬葉千條萬緒都是這四者做出來四者之用便自各有許多般用且如仁主於愛便有愛親愛故舊愛朋友底許多般道理義主於敬如貴貴則自敬君而下以至與上大夫下大夫言許多般如尊賢便有師之者友之者許多般禮智亦然但是愛親愛兄是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了上面更無本如水之流必過第一池然後過第二池第三池未有先過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源而孝弟便是第一池不惟仁如此而為義禮智亦必以此為本也○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為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問張無垢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三

近譬堂藏板

說仁者覺也曰覺是智以覺為仁則是以智為仁覺也是仁裏面物事只是便把做仁不得○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未發時只喚做仁仁却無形影既發後方喚做愛愛却有形影未發而言仁可以包義禮智既發而言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惻隱方是從仁裏面發出來底端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外面發出來底端程子性在裏面○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心之德是兼四端言之愛之理只是就仁體段說其發為愛其理則仁也仁兼四端者都是這些生意流行○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為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別是非之理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三

近譬堂藏板

類有就愛之理說者。如孝弟為仁之本之類。○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愛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須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明道所以言義禮智皆仁也。嘗粗譬之。仁恰似今福州太守。兼帶福建路安撫使。以安撫使言之。則統一路州軍。以太守言之。泉州太守。漳州太守。都是一般太守。但福州較大耳。然太守即是這安撫使。隨地施用而見。○孝弟不是仁。更把甚麼做仁。前日戲與趙子欽說。須畫一箇圈子。就中更畫大小次第作圈。中間圈子寫一性字。自第二圈以下。分界作四去。各寫仁義禮智四字。仁之下寫惻隱。惻隱下寫事親。事親下寫仁民。仁民下寫愛物。義下寫羞惡。羞惡下寫從兄。從兄下寫尊賢。尊賢下寫貴貴。於禮下寫辭遜。辭遜下寫節文。智下寫是非。是非下寫

辨別。又曰。今人看道理。多要說做裏面去。不要說從外面來。不可曉深處。還他深淺處。還他淺處。○未說着愛。在他會愛。如日能視。雖眼目不動。他却能視。仁非愛他。却能愛。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問仁包四者之義。曰仁是箇生底意思。如四時之有春。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具氣候。然春生之氣。皆通貫於其中。仁便有箇動而善之意。如動而有禮。凡其辭遜皆禮也。然動而禮之善者。則仁也。曰義曰智。莫不皆然。又如慈愛恭敬果毅。知覺之屬。則又四者之小界分也。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固也。然王畿之內。是王者所居。大而諸路。王畿之所轄也。小而州縣市鎮。又諸路之所轄也。若王者而居州鎮。亦是王土。然非其所居矣。又云。智亦可以包四者。知之在先。故也。○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孝弟即仁之屬。但方其未發。則此心所有。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各件。故程子曰。何曾有孝弟來。○問或人問伊川曰。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伊川曰。非也。不知如

朱子具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三

近譬堂藏板

何曰仁不可言至仁者義理之言不是地位之言地位則可以言至又非孝弟在這裏仁在那裏便由孝弟以至仁無此理如所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聖却是地位之言程先生便只說道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湖南五峰多說仁要識心心自是箇識底却又把甚底去識此心且如人眼自是見物却如何見得眼故學者只要去其物欲之蔽此心便明如人用藥以治眼然後眼明他而今便把孟子愛牛入井做主說却不知孟子他此說蓋為有那一般極愚昧之人便着恁地向他說道是心本如此不曾把做主說諸公於此便要等候探知此心却恐不如此○或疑上蔡知此心則知仁矣此語好曰聖門只說為仁不說知仁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張子韶出來盡衝突了近年陸子靜又衝突出張子韶之上○問孝弟為仁之本曰上蔡謂事親從兄時可以知得仁是大不然蓋為仁便是要做這一件事從孝弟上做將去曰就事親從兄上知得仁却是只借孝弟來要知箇仁而已不是要為

仁也。上蔡之病。患在。以。覺。為。仁。但。以。覺。為。仁。只。將。針。來。刺。股。上。才。覺。得。痛。亦。可。謂。之。仁。矣。此。大。不。然。也。○昔。人。有。問。孝。弟。為。仁。之。本。不。知。義。禮。智。之。本。先。生。答。曰。只。孝。弟。是。行。仁。之。本。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其。從。兄。事。親。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智。之。本。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舍。孝。弟。則。無。以。本。之。矣。○問。孝。弟。是。良。心。之。發。見。因。其。良。心。之。發。見。為。仁。甚。易。曰。此。說。固。好。但。無。執。着。觀。此。文。意。只。是。云。其。為。人。孝。弟。則。和。遜。溫。柔。必。能。齊。家。則。推。之。可。以。仁。民。務。者。朝。夕。為。此。且。把。這。一。箇。作。一。把。頭。處。○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曰。這。箇。仁。是。愛。底。意。思。行。愛。自。孝。弟。始。又。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為。仁。之。事。親。親。是。第。一。件。事。故。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又。曰。知。得。事。親。不。可。不。孝。事。長。不。可。不。弟。是。為。義。之。本。知。事。親。事。長。之。節。又。為。禮。之。本。知。事。親。事。長。為。智。之。本。張。仁。叟。問。義。亦。可。為。心。之。德。曰。義。不。可。為。心。之。德。仁。是。專。德。便。是。難。說。某。也。只。說。到。這。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 學而

言

近譬堂 藏板

○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關說着。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所言，只是從愛上說。如云：惻隱之心，仁之端，正是此類。至於說克己復禮為仁，仁者其言也，詎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之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又自不同。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此便是都相關說。又要人自看得界限分明。○問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是孝弟皆由於仁矣。孟子却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却以弟屬義，何也。曰：孝於父母，更無商量。○說仁者愛之理，曰：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是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為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

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斂藏底意思。○愛之理能包四德，如孟子言四端，首言不忍人之心，便是不忍人之心，能包四端也。○仁者愛之理，是將仁來分作四段看。仁便是愛之理，至於愛人愛物，皆是此理。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恭敬之理，智便是分別是非之理。理不可見，因其愛與宜、恭敬與是非，而知有仁義禮智之理在其中。乃所謂心之德，乃是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處。所謂保合大和是也。仁是箇生理，若是不仁，便死了。人未嘗不仁，只是為私欲所昏，才克己復禮，仁依舊在。○或問仁者心之德，曰：義禮智皆心之所有。仁則渾然分而言之。仁主乎愛，合而言之。包是三者。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

若斬斷其根。則生者盡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諸子問仁不同。而今曰愛之理。云者。克已復禮。亦只要存得此愛。非以克已復禮是仁。友其士之仁者。事其大夫之賢者。亦只是要見得此愛。其餘皆然。

精義 問為仁先從愛物推如何。伊川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能仁民。能仁民。豈不能愛物。仁民而推親。親墨子也。**同** 大全。勉齋黃氏曰。人之一心。虛靈洞徹。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於虛靈洞徹之中。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仁能包四者。故心德之名。獨仁足以當之也。故仁之為德。偏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而所主惟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諸葛氏泰曰。泥愛字。則不知仁之體。捨愛字。則不知仁之用。故卽理以明體。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壹

近譬堂藏板

於以見理具於愛之所未發。卽愛以明用。於以見愛。本於仁之所發。見無體。何以有用。無仁何以能愛。因愛心之形。而指其在中之理。故曰愛之理。集註於孟子首章。又倒置其語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何也。論語言為仁。是以偏言者言之。故以愛之理在先。孟子兼言仁義。則以專言者言之。故以心之德在先。然亦互相發明。而非有二也。○問既曰本猶根也。然則孝弟為仁之本。仁為孝弟之本。同乎否。平慶源輔氏曰。本之為根。則同。而其所以為根則異。行仁以孝弟為根。以其施於外。者言也。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根。以其發於內。者言也。行仁不以孝弟為根。則其施無序。而無以極。夫仁民愛物之效。論性而不以仁為孝弟之根。則其發無所。而無以充乎孝親弟長之實。○新安陳氏曰。言仁為論語一書之大綱。領南軒張子嘗類聚論語中言仁處為一編。名曰洙泗言仁錄。此其首章云。○呂晚村曰。金山謂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亦是強分枝節。看來只大槩論事理。如此耳。若云但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到犯上作亂。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美

近譬堂藏板

犯上作亂便是仁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
必須在親親上做起如此看來源是一氣說下只是
前節在凡人一人身上推論其理故孝弟與仁都說
得淺小後節就道理推論到盡處不但仁字說得廣
遠即孝弟亦說得完全耳○上節孝弟是指成質言
其為人也四字是虛語與葉公章其為人也文法一
例猶云這箇人一向也此為字與為仁為字虛實不
同人字與仁者人也人字又大小精粗不同時講每
每牽合為仁即為人不但識為仁道理并不識為
仁文法矣○末兩句只講道理不在人身上說孝弟
也者不但不粘凡人并不坐定君子○為仁之仁小
言之即不犯上作亂廣言之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
即親親仁民愛物之盡但在外面推行上看此一節
即上節道理極言其量之大而孝弟之不可不務耳
非令生出仁字也○或問孝弟為仁之本集註云仁
道自此而生若作始字解則與生字不合便與本字
不合矣即第一坎二坎三坎之說亦出朱子然於集
註不合亦是未定之論即以水言之謂一二三坎之

水皆出於源則可謂二坎之水出於第一坎則不可
謂其出於二坎乎此非有子本意朱子已圈外之而
今人猶用此解似誤也何如曰本字原有二義一為
要約一為初始仁為孝弟之本重要約義孝弟為行
仁之本却重初始義纔說箇為字便有次第之序親
親而仁民愛物故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行仁之一
事未為謬也若主要約義說則正犯程子所謂仁之
本不是行仁之本矣朱子一坎二坎三坎之說正與
集註意合如謂一二三坎之水皆出於源者此孝弟
與仁民愛物皆出於仁也謂二三坎之水出於第一
坎者仁民由於親親愛物由於仁民即謂第三坎出
於第二坎亦無不可但親親為大耳凡補全章意朱
子皆列之圈外非謂與集註不合故也○人自父母
兄弟以至昆蟲草木其等不知凡幾於父母兄弟面
上用得十分意思逐等殺派至昆蟲草木尚有一分
二分若先於父母面上只得三四分下便推派不去
矣所以人只要於父母兄弟意思使之極厚此之謂

務本根本既厚則以下便自推廣得去亦不必更事
講求本立道生只是如此。○是論語第一章言仁始
故註云心之德愛之理兼解全部仁字也。此章專主
愛之理邊說。

釋仁山金氏曰有子此章分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
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
弟者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爲
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
按朱子也說其爲人也孝弟是說資質好的人但
只大槩說見孝弟的人便無犯上作亂之事耳說得
輕淺以起下當務之意金氏劈分質學便如論兩種
人相似不知不但上節不指實以論其人並君子務
本二句亦未嘗指實君子能務孝弟與如何以務孝
弟亦是舉來做箇榜樣見務本則道生以見孝弟之
本之重而當務也總趨歸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二句至學者務此則人道自此而生自是言外意。○
此章上下節看得意思重複者非也看得質學判分
者非也看得務本二句泛然無着不照管下二句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毛

近譬堂藏板

非也本卽是孝弟道却不止是仁看得膠粘不放者
亦非也蓋上節是資質好的人不失天性之良便無
犯亂之事其意淺下節言必務本其道自生故必盡
孝弟行仁乃有其基歸重孝弟見人不可不務其意
較深是上節正以引起下節何嘗重複來然雖說上
節是資質好的人亦不過謂不失天性之良已無犯
亂之事可見孝弟之重而當務也君子惟能見得此
意知得凡事有本所以必用力於根本之地以務其
本焉蓋上節卽孝弟之好處以見孝弟之爲本而本
之當務引起下節至務本二句又言務本則本立道
生以見孝弟爲仁之本而孝弟之益當務也何嘗
謂質美之效如彼能學之效如此判然分開也況務
本本字實從上孝弟生來亦卽照下孝弟爲本立說
矣若因註中凡事二字泛指而言則既不承上文又
不連下句語脉都失却矣故朱子謂義禮智信之本
亦只是孝弟道則不单指仁如義禮智信都是道孝
弟爲行仁之本使其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事
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天

近譬堂藏板

者行智之本惟不單指仁亦包得有仁故承上起下見務仁必務孝弟固非泛然無着矣而道字未嘗膠粘在仁上所以孝弟也者二句從上二句脫出却不務而緊結上二句說來蓋已遙承上節孝弟為本之當是愛之理心之德是如如何曰愛是發出出來的愛之理便見根於其性性中有此理外面乃發出這愛來今人把愛之理就囿圖當了用說既曰愛之理又曰心之德者以仁對義禮智而偏言之則仁只是愛之理義便是宜之禮禮便是恭敬之理智便是分別是非之理不得謂宜之理與恭敬是非之理只一仁子却也以仁而專言之則仁是天地之所以生物而人之所以為心者也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是其種之生意也心必有此生意乃能知辭遜羞惡是非也又如春之生物至於長於夏亦是生者長遂於秋亦是生者遂成於冬亦只是生者成也故禮義智三者不得各專心德之名而仁包三者故可曰心之德也朱子論仁之說雖多大意不外于此○問愛之理理

字已指性說為仁之本却是說用是如何曰孝弟已是愛上事已自是用了況由孝弟而推之以至於仁民以至於愛物孰非用上事乎然指親親仁民愛物為愛則可指仁為愛則不可韓退之博愛之謂仁朱子所以謂他道的不是程子行仁之本這行字是流行之行流而為仁民流而為愛物都從這親親上流出來朱子所以有三坎之說今人只說做行愛相似不知這仁字已根性說了只未說他全德處故曰是偏言之○問孝弟既是用上事是愛中之一端朱子如何謂使其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行智之本禮義智只本于孝弟何也曰此正見愛之理即心之德而可以包乎禮義智者也只為禮義智都包在這一箇仁裏面而仁初頭只是一箇惻但慈愛底真心一發出來便是事親從兄所以敬也打這裏敬起宜也打這裏宜起知也打這裏知起禮義智離不得仁而包于一仁之中故辭讓羞惡是非亦未有先于孝弟而包於孝弟之中也曰如此說則孝弟也者

小可說其為禮義智之本與否曰就愛上一直看來却只是為仁之本○仁為孝弟之本譬之穀種有此生意纔發出根苗孝弟為行仁之本譬之物有此根苗纔有許多枝葉朱子此等語最有深味
禎按孝弟特仁中之一事人皆知之移來上句本亦道中之一事人則不知蓋道字大孝弟只仁中之端則知本亦只道中之端矣但行仁原有許多事有子不重只重當務孝弟以為行仁之本故知道生亦有許多事有子亦不重只重本立則道自生以見本之當務也今人率輕看了道生豈知道即本之道原無兩箇故朱子又謂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也如不極之道生空空一箇本如何了天地間許多事正為道自不輕而道之生必由於本之立所以君子要專用力於本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无

近譬堂藏板

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亾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或問子於前章既以仁為愛之理矣於此又以為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也程子論乾四德而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也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前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此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列此二章於首章之矣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為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以戒也曰夫子所謂鮮仁程子乃以非仁釋

之何也曰夫子之言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程子則懼夫讀者之不察而於巧言令色之中求少詐之仁焉是以推本聖人之意直斷其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說經如此其可謂有功矣而後之說者猶紛紛然置曲說於其間其亦不察也夫

語類

問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
不是別更有仁○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爭一箇為己
為人且如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
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不可○或以巧言為言不誠
曰據其所見巧言即所謂花言巧語如今世舉子弄
筆端做文字者便是看做這般模樣時其心還在腔
子裏否○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記言辭欲巧詩言令
儀令色者何也曰看文字不當如此記言辭欲巧非
是要人機巧蓋欲其辭之委曲耳如語言夫子為衛
君手答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之類是
也詩人所謂令色者仲山甫之正道自然如此非是
做作恁地何不看取上文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
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不干事○問巧言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三

近譬堂藏板

令色是詐偽否曰諸家之說都無詐偽意思但馳心於外便是若至誠巧令尤遠於仁矣○問鮮矣仁先生云絕無何也曰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伊川云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謂之非仁則絕無可知○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巧言令色鮮矣仁聖人說得直截專言鮮則絕無可知但辭不迫切有含蓄之意若云鮮矣仁者猶有些在則失聖人之意矣○問鮮矣仁集註以為絕無仁恐未至絕無處否曰人多解作尚有些箇仁便粘滯咬不斷了子細看巧言令色心皆逐物於外大體是無仁了縱有些箇仁亦成甚麼所以程子以巧言令色為非仁絕無二字便是述程子之意○問鮮矣仁程子却說非仁何也曰鮮字若對上面說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鮮這便是少若只單說便是無了巧言令色又去那裏討仁○小人許以為直

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
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問修省
言辭誠所以立也修飾言辭偽所以增也發原處甚
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而察巧令之病所從
來正是存所爲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飾人脊肩諸
笑以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爲也曰存所爲之說甚善
附大全朱子曰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
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
矣仁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
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己之切求仁之要復
何病乎

同勉齋黃氏曰苟知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
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內而無私當理者卽仁也○蔡
虛齋曰此等人只是知善其辭色而不知善其心術
且其所以善其辭色者又皆只欲聳動人之瞻視其
心全走作在外不復知存着己之實事矣信乎其不
仁也○人之心最要爲物欲所役彼巧言令色所
以辭仁者以其役於物也如此等人則富貴能淫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三

近譬堂藏板

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與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
正一類人物也○巧言令色有所爲而然也○正顏色
而近信出詞氣而遠鄙俗是在我朴實頭工夫無所
爲而然者也有所爲而爲者人欲也無所爲而爲者
天理之當然也

異雲峰胡氏曰上章好犯上作亂是剛惡此是柔惡
聖賢深惡焉○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

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
爲多○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句翻轉看則知
直言正色之爲仁然此只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
德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
則心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
於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六
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皆非仁本注人欲肆
而本心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
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故着程子之說於圈外使人
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林次崖曰巧言令色此
人胸中最不可測故曰辭矣仁觀書曰何畏乎巧言

令色孔王可見註人欲肆當如此看後篇左丘恥之註曰深戒學者使立心以直亦可見巧言令色是外面如此心中不可測者

辨 按註中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八字要看蓋巧令不必說到取媚乞憐只有意為之要悅人觀聽此便是

一念向外此心既走了還說甚心之德○朱子謂

鮮字與前章鮮字不同不是鮮字有兩解但恐人咬

不絕斷尚於此中求些少之仁故既說本心之德

矣又言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以圓足

上文語意○推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為而

然者蓋無所為便是天理有所為便是人欲君子喻

義小人喻利亦只是這箇分頭○朱子每教學者只

是要收放心今巧令底意思已是放出外面了如此

則雖與修辭立誠之辭是一般動容貌正顏色之色

是一般而已巧令矣何也務以悅人也聖學分途

只爭向內向外○學會問胡雲峰上章好犯上作亂

是剛惡此章是柔惡其說如何曰也自說得但上章

仁字自言愛之理此章仁字自言心之德上章是從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三

近譬堂藏板

孝弟推出和順之心來此章自從外飾看出心德之

區來各自頭項何必如此牽合縱牽得來有甚意朱

子看書最惡此等曰許東陽引延平當理無私之說

謂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其說何

如曰用意雖切而分貼亦妄只這一點致飾念頭便

是私心了務以悅人又豈能當理總之此章吃緊在

人已內外上辨諸儒多說迂緩不濟事

禱按孝弟則其心和順而無犯亂不仁之事此是孝

弟中自然發出來之和順故最與仁近今巧言令色

務為和順於人則非發於本心之誠然而徒致飾於

外矣故絕與仁遠○朱子謂此巧言令色未是大段

好惡的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也不難

此非寬假巧言令色之人正以仁字本精微纜務外

便是為人心腸便是喪失了心德豈待大為好惡而

後鮮仁乎存疑看得與左丘明恥之章之巧令足恭

包得到恥一章之意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三

近譬堂藏板

或問程子所謂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何也曰盡已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驗乎外者而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乎忠者也故又曰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此表裏之謂也亦此之謂而加密焉爾曰程子又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者何也曰前章五常之目已具此意矣請復詳之夫信之爲信實有之理也凡性之所謂仁義禮智皆實有而無妄者信也所謂實理者是也其見於用則出於心而自盡者謂之忠以循物而無違者謂之信而凡四端之發皆必以是爲主焉所謂以人言不在故居中央而分王於四季是乃天理之本然而人之所稟以生者莫不象之此人之所以克肖天地

而為萬物之靈也

語類 問為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是此三事最緊要或是偶於此照管不到曰豈不是緊要若為人謀而不忠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為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問曾子只以此三者自省如何曰蓋是來到這裏打不過○問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大凡看文字須看取平莫有些小偏重處然也用時候到曾子三省只是他這些未熟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比似這箇較用著心力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去又云為人謀而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為己謀便盡為人謀便未必盡直卿因舉先生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已於路後讓人於路前此為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蹉過多少○此是他自見得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語

近譬堂藏板

身上有欠闕處故將三者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却不曾自知得○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却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它改○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為人謀而不忠乎為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已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為它謀如鳥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

得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為己謀必盡為他人謀不會著心謾爾如此便是不忠○為人謀而不忠謀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說○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蓋

近譬堂藏板

箇軀殼子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
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
直是要省察○為人謀而不忠乎人以事相謀須是
子細量度善則令做不善則勿令做方是盡已若胡
亂應去便是不忠或謂人非欲不忠於人緣計較利
之所在才要自家私少間便成不忠於人曰未說到
利處大率人情處自己事時甚着緊把他人便全不
相干大段緩了所以為不忠人須是去却此心方可
○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接事物之時若未為人謀
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
舜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
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
是戒謹乎其所以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處○忠信以人言之蓋忠信以理言只是一
箇實理以人言之則是忠信蓋不因人做出來不見
得這道理○問盡已之謂忠不知盡已之甚麼曰盡
已之心又曰今人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問盡已
之謂忠曰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

三分未盡也不是忠又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
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子
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
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忠心之誠者故聖人
以事君盡忠言之○問盡已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
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
聖人是為學而極至者只是一箇自然一箇勉強爾
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強故有時而放失因舉程
子說孟子若做孔子事儘做得只是未能如聖人龜
山言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此喻甚好通判
權州也做得只是不久長○問學者盡已之忠如何
比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衆
人有衆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賢者有賢者底忠
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朴實頭不欺瞞人亦謂
之忠直卿云已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是不息字至
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問盡已之
謂忠曰盡已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如
為人謀一事須直與它說這事合做與否若不合做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美

近譬堂藏板

則直與說這事決然不可為不可說道這事恐也不
可做或做也不妨此便是不盡忠信即是忠之見於
事者所以說忠信內外也只是一物未有忠而不信
者亦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只是忠則專就發已處
說信則說得來周遍事上都如此問忠信為傳習
之本曰人若不忠信更無可得說習箇甚麼○問尹
氏謂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莫也須博學而後守
之以約否曰參也魯其為人質實心不大段在外故
雖所學之博而所守依舊自約○曾子之學大率力
行之意多守約是於樸實頭着氣力處用功○問發
已自盡為忠曰發已是從這已上發生出來盡是盡
已之誠不是盡已之理與孟子盡心不同如十分話
對人只說七分便是不盡問循物無違謂信曰盡已
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語已都包了如蓋便喚做蓋
樸便喚做樸若將樸喚做蓋便違背了忠是體信是
用自發已自盡者言之則各為忠而無不信矣○居父
曰盡已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

聖人到這裏又却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
人復自來問自家儻其人竟惡若盡已告之必至殺
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却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義則不可以復○循
物無違即是其實但說得較詳○問為人謀有二意
一是為人謀那事一是這件事為已謀則如此為人
謀則如彼曰只是一箇為人謀那裏有兩箇文勢只
說為人謀何須更將為已來合插此項看為人謀不
忠如何便有罪過曾子便知人於為已謀定是忠便
不必說只為人謀易得不忠為人謀如為已謀便是
忠不如為已謀便是忠若不忠如前面有虎狼不堪去說
與人不用去便是忠若道去也得不去也得便是
忠文勢如此何必拘轉枝蔓看文字自理會一直路
去豈不知有千蹊萬徑不如且只就一直接去久久
自然通透如精義諸老先生說非不好只是說得忒
寬易使人向別處去某所以做箇集注便要人只恁
地思量文義曉得了只管玩味便見聖人意思出來
○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已因見於事而信又見得

忠如此○忠信只是信一字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末有於已為忠見於物為信做一事說也得做兩字說也得○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修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心實在內告子義外便錯了○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謂誠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問集注云三句又以忠信為本竊謂傳習以忠信為本少間亦自堅固曰然但此一篇如說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之類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而後說講學○問諸子之學愈遠而失真莫是言語上做工夫不如曾子用心於內所以差否曰只為不會識得聖人言語若識得聖人言語便曉得天下道理曉得理便能切已用功如曾子也○問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如何循物無違曰只是依物而實言之忠信只是一箇道理發於已者自然竭盡便是忠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毛

近譬堂藏板

諸言者以實便是信循物無違如這桌子黃底便道是黃黑底便道是黑這便是無違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者之謂孚見於事者之謂信○明道曰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伊川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謝曰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我傳而不習則道自道我自我終不能相合而一矣執柯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為遠者以其二物故也傳而不習他人之道我何與焉何以異於執柯伐柯也惟習而熟則道與我為一矣○尹曰曾子之三省誠而已為人謀而不忠與人交而不信不習而傳於人皆誠所未至也○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程伯子云發已自盡為忠循物

無違謂信大學章句已采之集註乃采程叔子之說勿齋程氏所謂叔子之言為切○勉齋黃氏曰為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一

近譬堂

藏板

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及乎誠。則凡
 所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
 合天理之本然也哉。○新安陳氏曰。易蹇卦大象曰。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程傳曰。君子遇艱蹇。
 必自省於身。有失而置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慊
 於心。則加勉。集註二句之所本。蓋在此。有則改之。易
 知也。無則加勉。非深知會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
 無失。只如此而已。則三失將又生矣。豈日新勉勉不
 已之誠心乎。無則加勉四字。可補本文意之所未盡。
 ○蔡虛齋曰。曾子之學。隨身精察。而力行之。此三省
 特其精察力行中之三事也。蓋曾子無所不用其省。
 此蓋其晚年進德於他事已當其心。而獨於此三事
 自覺有不足者。故云然。○此信字。不但謂言語以實
 凡事皆要實也。故集註曰。以實之謂信。而不日言之
 有實也。蓋弟子章以信對謹。故有言之分。賢賢易
 色。章子夏則分明謂言而有信。安得據子夏之言。而
 律會子之言乎。○最要。看三箇乎字。乎字有自精自
 疑之意。正所謂省也。朱子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有

無二字。亦從乎字生。○林次崖曰。信有二義。面而不
 心。非信也。必表裏如一。斯信矣。言而無物。非信也。必
 行。顧其言。斯信矣。○按五倫之間。皆當以信。獨於朋
 友言者。蓋人於天合之親。相與多出於真情。朋友以
 人合。其相與多有不能出於真情者。故獨以信言。事
 君之忠。亦然。○傳習不可專主知。須兼行說。時復思
 繹習也。重復踐行。亦習也。○呂晚村曰。曾子只舉得
 三省。却替他補無所不省。自以爲得會子之深。不知
 其正是見三者之淺也。○陸稼書曰。這箇省字。有在
 念頭初動時。省者。這就是大學正心。有在視聽言動時。省者。這
 時省者。這就是大學正心。有在視聽言動時。省者。這
 就是大學修身。總而言之。皆是在身上用功。所以只
 謂之省身。大抵聖賢工夫。未有不內外合一者。有一
 等人。外面不差。心內却不能無私。此固不是。有一等
 人。心內未嘗有私。外面却不能無差。這也使不得。此
 省字。內外都要用。又須知省不是空空省察。一番要
 看注中。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二句。蓋言省察。即便有
 克治工夫。若克治不嚴。則省察亦徒然耳。須要于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堯

近譬堂藏板

稟物欲中力戰得勝方纔立得這箇身定方纔是真能省察此處要想會子一生臨深履薄光景都在這省字上但這個省字本無事不然會子如何只說在三件上只因此三件是人所最易犯最難克的于此三件必要斬盡根株其他無事不然可知不忠不信不習俱要在道理上論不要說涉世局上去如為人謀而但與較量利害籌畫得失雖竭盡心力不得忠須在道理上竭盡無遺方纔是忠與朋友交而但於然諾急期約雖出言不爽叫不得信須在道理上真實不欺方纔是信受之于師而止是專門之學一偏之見雖口誦心維夙興夜寐叫不得習須是所傳者天下之正道天下之正學我能尊所聞而行所知方纔是習會子于三省前尚有格物致知一層工夫于道理已認得明白故其所猛省者只在三箇不字上

○呂晚邨曰不忠不必有心債敗人愈可見其至誠不已之學蓋其所省者無非推己及人因人反己之學即其所謂忠恕者也或以為一唯在三省後非矣○呂晚邨曰不忠不必有心債敗人故也○仇滄柱曰日用之事何止三者當省朱子謂此是會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些查滓未去盡劉蕺山獨謂三省原不是三項事學以忠信為本忠必證之人謀而始真信必證之交友而始見故會子標此二義日日提省毫無滲漏方是學問根基而又從事於傳信之間孜孜不已以進於道則反身之事畢矣此會子所以得聞一貫也愚按此說真足補先儒所未備蓋惟忠信不作外來條件而作慎獨中全體工夫所以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尤足以見三省之學即所以求為一貫而初不必有前後兩截工夫也○辨按朱子謂會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又曰只是他這些未熟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此似這箇較用着心力照管也是他打不過處又曰是會子晚年進德工夫微有這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合觀數條可見三省是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學

近譬堂 藏板

細至密工夫今人開眼便見事親敬長有多少緊要
 將人謀與交傳習忒然看輕了不得不在忠信裏面
 另尋高遠話來說也○惟此三者易得有虧欠處所
 以日日自省少或間斷便墮人自欺也三者之外許
 多事豈不照管然或工夫純熟不覺費力耳○學曾
 問既是三省朱子又謂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
 習之本是如何曰既以傳不習乎為省便是要真實
 習之於已此中已有箇忠信在非強入也又問忠信
 既為學之本而傳習亦不能外則事事不能外矣且
 朱子又謂忠信只是一字但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
 驗于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又
 曰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則忠信已自
 分不開而曾子獨於為人謀說忠與朋友交說信者
 何也曰一箇道理隨地而在與他做忠也得與他做
 信也得存得這箇心即不與他忠信名目也得為人
 謀是我自在此謀故說忠與友交是我與人接故說
 信其實我盡心事到實落處便是信交友以實不欺
 此心便是忠他件也是如此看○問時解謀不忠則

欺乎人言不信則欺乎友傳不習則欺乎師其說似
 亦甚細曰且莫說到欺人欺友欺師只是自己心先
 打不過了方見曾子之省是毋自欺真實學問○劉
 叢山謂學以忠信為本亦是朱子意但謂三省原不
 是三項事則非蓋忠信固為學之本然即從文行上
 見故聖門四教說文行而本於忠信今謂人謀友交
 上面另有許多做忠信工夫竟不用事事體察矣又
 能保人謀忠交友信而他事無不忠信者乎即謂靜
 時也要忠信此如程朱說持敬相似門人有問靜時
 如何作持敬的工夫者朱子曰纔說到敬便更無可
 說所以程子說一心之謂誠不觀不聞之時只是箇
 一之謂孚見於事者之謂信那誠心之謂忠存于中者
 到事上來也聖賢與異學分界處正在此所以朱子
 答為人謀之問謂看文字自理會一直路去久久自然
 有千蹊萬徑不如且就一省之實向是自然通透
 此章三省是綱下三句是三省之實向是自然通透
 提起下半截轉下為人謀與朋友交傳是三省條目

而不忠乎而不信乎不習乎是省字精神今乃謂三省不是三項事第於此驗其果忠信否則是曾子胸中先有忠信然後轉出爲人謀與朋友交來而未句又不作一例卽以文法論亦拘轉支蔓正朱子所不取者至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三省之學正所以求一貫夫曾子平日工夫雖有合于一貫却不自知是心求之一貫所以夫子點化他使得會悟若必以爲有前也要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又曰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晚年進德工夫微有些子查滓未盡要自是細密了雲峰胡氏以爲早聞一貫晚加三省而新安陳氏又必謂三省而後聞一貫其亦不識朱子之意矣○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二句卽就當下說方見警切所以朱子說不是事過後方去求改省了却又休也

○又休也
○禩按註中兩本字不同上本字指自治誠切該三件說蓋身者本也家國天下者末也自治誠切全於身上做工夫所謂得爲學之本也卽此身爲學亦有許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聖

近譬堂藏板

多事而以忠信傳習之誠且切者自省其身斯謂得爲學之本矣若下本字單指忠信而言○尹氏守約不指人謀與交傳之三事爲簡約也只自治誠切是他守之約處○朱子謂爲人謀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輕惟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此是在隱微根株上抉摘病痛最爲精細而呂晚邨謂留一二分不盡者皆德怨利害之故此自說得粗了○曾子所謂忠信傳習自是在道理上論稼書恐人無格致工夫於謀交傳上先認錯了故補此論於聖學亦大有益至謂此三者是人所最易犯最難克底其說尤細蓋不但自爲謀卽爲親謀爲君謀這都易忠槩曰人謀恐便忽了於父母易信於兄弟妻子易信至與朋友交便易欺了有旁好有雜學偏都肯習於師傳便就解了惟其易犯難克故曾子進德到晚年猶覺此三者渣滓去不盡也○孔門弟子惟顏子聖人方許之以不惰可見

甚難傳習然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
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
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
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
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
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
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
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聖

近譬堂
藏板

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
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
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
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
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
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或問道之爲治何也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爲政者之
心而言也曰然則曷爲不言治曰治者政教號令之
爲治之事也夫子之所言者心也非事也○曰千乘
之說包氏馬氏孰爲得耶曰此義蓋嘗考之疑馬氏
爲可據蓋如馬氏之說則八百家而出車一乘如包
氏之說則八十家而出車一乘凡車一乘甲士步卒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聖

近譬堂

藏板

藏板

藏板

藏板

合七十五人。而馬牛兵甲糧糗芻菱具焉。恐非八十
 家之力所能給也。然與荀子王制之說不同。疑孟子
 未嘗盡見。班爵分土之籍。特以傳聞言之。故不能無
 小誤。若王制則固非三代古書。其亦無足據矣。
 諸類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
 無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
 乃是主一無適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
 本。敬又是信之本。○問道千乘之國一章曰。這五句
 自是五句事。只當逐句看。是合當有底無底。合當做
 底不當做底。不消如做時文要着兩句來包說。又問
 程先生云。聖人之言兼通上下。恐是聖人便見得道
 理始終。故發言自是該貫。衆人緣不見得。所以說得
 一頭又遺了一頭。曰。這箇也不干見事。但衆人說得
 自是。不及聖人說話。聖人說得自別。便是大賢說話。
 也。自是。不及聖人。蓋聖人說得來自是。與人別。若衆
 人非無見。如這五事。衆人豈不見得。但說時。定自是
 別有。關礙。決不及聖人也。○文振說道千乘之國曰。
 龜山最說得好。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

如此者。蓋有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
 始得親於上。上下面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止
 君。挽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止
 下交接。○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
 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
 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
 事。這一段。是那做底子。細思了。若無敬。看甚事做得
 成。不敬。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用。愛人
 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都在那敬字上。若不敬。則
 雖欲信。不可得。如出一令。發一號。自家把不當事。忘
 了。便是。不信。然敬又須信。若徒能敬。而號令施於民
 者。無信。則為徒敬矣。不信。固不能節用。然徒信。而不
 能節用。亦不濟事。不節用。固不能愛人。然徒能節用。
 而不愛人。則此財。為誰守。那不能愛人。固不能使民。以
 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愛人之心。而
 下面不被其惠矣。要之。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能敬。則
 說這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要。○問學

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為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為政之本。如尊五美。屏四惡。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之類。無此基本。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為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為主。○吳伯遊問。道千乘之國。三句。反覆相因。各有次第。曰。不敬於事。沒理沒會。雖有號令。何以取信於人。無信。則朝儉暮奢。焉能節用。不節用。則傷財害民。焉能愛人。若不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又說既敬了。須用信。世固有能敬於已。而不信於民者。信又用節用。有能示信於人。而自縱欲奢侈者。節用又用愛人。有愛惜官物。而不能施惠於百姓者。愛人又用使民以時。使不以時。亦徒愛耳。又問。楊氏謂未及為政。今觀使民以時。又似為政。曰。孟子說不違農時。只言王道之始。未大段是政事。在。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語

近譬堂藏板

是而無一念之雜。○問。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曰。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問。反復相因。朱子曰。始須是敬。能敬方能信。能信方能節用。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使民以時。是下因乎上。然有敬於已。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有信於人。而自奢侈者。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節用。而不能愛人者。故節用了。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故愛人。又須使民以時。使不以時。却是徒愛也。是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又看能如此。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覆推之。方見曲折。

精義 伊川曰。敬事而信。以下五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橫渠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刑政。而言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尹氏曰。敬其事。信於民。節用。愛人。不奪其時。以是五者。道其國。可謂言近而易行矣。然推其極。雖堯舜之道。亦不過如是而已。後世不能先此。徒欲

以刑政而爲治者其亦不知本矣有志於南面者其可以言近易行而忽諸

同東陽許氏曰三代之禮不能詳考所以集註只混說諸侯之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槩言之若馬氏謂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爲十二萬五千井比上數爲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爲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比上數爲少包氏以九十家賦一乘其賦爲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雖曰計方然山林川澤都邑塗巷必三分去一然後爲田之數如馬氏謂方三百六十里者言亦未備也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爲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六軍二百里之遂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舉畿內耳○勉齋黃氏曰敬事而信敬與信對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聖

近警堂藏板

日務本。○潛室陳氏曰晦菴說五者反覆相因如何是反覆相因處蓋從敬事而信起說作下去是如此而後能如此如人能敬則做事專一自能信既能信則必欲所行孚於民自然能節用既能節用自然不傷財而至於愛人既能愛人自然能使民以時這是如此而後能如此是自上而下相因如此如自下面說作上來則是如此而又不可不如此如以敬去做事便不敢苟簡胡亂去做須要十分好方止既得好便不至於苟簡變更這便是能信然做此一事持久或昏或爲權勢所移或爲利害所動前日出一令既如此今日又變了如彼這便不是信便有妨於敬所以著別下工夫於信去補這敬然只知信或出一政堅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時更不可移易此固是好然而自家奢侈之心或有時而生不能節用要如此廣用則是所令又反其所好却有害於信故又須著去節用方得然只恁底節用不知有箇中底道理則或至於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心下已有所吝嗇則凡民有饑荒不能去發倉賑廩恤貧濟乏至於

築城鑿池。思患預防。不可已底事。亦吝嗇了。不捐財以爲之。是知節用而不知所以愛人。則節用又成落空了。此節用所以不可不愛人。然旣愛民。又須使民以時。如春來當耕。夏來當耘。秋來當斂。便當隨時使去做。至冬來闕隙之時。方用他得。不然。則所謂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此自下相因而上如此。○蔡虛齋曰。敬訓主一無適。而實不膠滯。若做此事。方主一如此。忽又一事有重於此者。則又當移其主一之心於彼矣。初亦不害其爲主一而無適也。○敬事者。敬己之事。節用者。亦節己之用度也。信者。與民有信也。或曰。臣民皆當以信。愛人愛字。說得廣。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但是人皆當愛。使民以時。又專指民字出。可見其有異義。使民以時之時。不用農功之時也。不違農時之時。方用農功之時也。○使民以時之時。謂農隙之時也。或曰。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乃農功之時。非農隙之時。故冬乃役之。冬乃農隙之時也。何必云隨其時事之隙。又歲十一月。徒杠成。註云。十月農功已畢。况周禮以大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 學而

異

近譬堂 藏板

司空爲冬官。亦取其農隙而可役民也。大抵畢字與隙字不同。畢是冬來方畢。隙只是逐時數日之間隙而已。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便是使民皆隨時之隙也。朱子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四時皆有農隙。而杜氏註左傳所謂各隨時事之隙者。有足證矣。○呂晚邨曰。敬字貫始終表裏。○信兼言與事說。○天地之財。止有此數。聖人正就這上面還他個無過不及之謂節。○人兼臣民說。○使民以時。特愛人中之一事。王政重農。故又另言之。○**異**。覺軒蔡氏曰。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此章敬字。乃是主動而言。○蔡虛齋曰。道治也。朱子小註云。不言治而言道者。蓋治者政教法令之謂。爲治之事也。夫子此言者。心也。故曰道依此則不當解云。道治也。且此處旣以道爲從心。然則道之以政。此道字又如何分別。蓋所引小註。乃朱子未定之見。今日道治也。則道卽治矣。不當異論。○道之所以訓治者。道理也。理之謂治。○呂晚邨曰。楊氏論所存未及爲政之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爲此五者。然有條曰。政在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聖

近譬堂藏板

恐人不去講求故云此言淺近而堯舜之治亦不過
 此皆欲人向此五者擴充推極也是補言外義故朱
 子列之圈外近來反以此為正意若云求治於一心
 而有餘却正犯程子之所病矣
 是小心畏謹非主一無適者朱子曰遇事臨深履薄
 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也朱子因問
 者把主一無適只看無事時故此數句就事上說
 一箇主一無適耳○朱子謂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
 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又曰根本工夫都在
 敬字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堯舜
 便說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要可見此
 敬字雖貼事說然纔說敬便已從心裏發出來也豈
 是有兩箇敬蒙引等謂此敬字不得深求只貼事說
 未看得敬字透○學會問註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
 時解多謂五事亦是政但是綱領大事故曰要此說
 合否曰朱子此章極善龜山之說謂有此五者而後
 上之意接于下下之情方得親于上上下下相闕方可

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不知所向所
 以此五者是為政之本必如尊五美屏四惡行夏之
 時乘般之輅之類方是政故此在所存說蓋敬信亦
 敬信那政事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使民有愛人
 使民之政事然却未及其條目之詳而其所以敬之
 信之節之愛之以時者皆此心之為也以綱領大事
 為要亦失此章之義看朱子下即接云務本之意自
 分明○此言淺近惟陳氏以為平實而無甚高難行
 之說得之所謂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者是
 推其聖人所謂之理之極非欲人向此五者而擴充
 其條目也但條目處亦不可不講究晚邨謂欲人擴
 充則非程子之本意耳○學會問朱子謂敬了方會
 信信了方會節用節用了方會愛人愛人了方會使
 民以時又敬了須是信信了須是愛人愛了須是
 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似與內註為政之要在於
 五者之意未合曰此是朱子將聖人言語看得反復
 成熟正看側看分看合看順看倒看都有妙義耳於
 今學者且就各句各字上逐一頭會來所以朱子又

曰這五句自是五件事。只當五句逐看。是合當有底。無底。合當做底。不當做底。不消如做時文。要着兩句來包了。此正爲學者說法。到得逐字領會透時。却已反復成熟也。又問勉齋謂敬與信對。儉與慈對。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係於後。此說如何。曰也。自說得。但敬信後方說節愛。此意便未見得也。朱子云。敬信爲下三事之本。敬又信之本。這箇意思。勉齋亦未見得。

禎按諸儒見本文敬字貼事。便謂是主動而言。又或謂萬殊之敬。非一本之敬。不知纔說事。便離不得。敬纔說敬。便該貫內外。豈有兩箇敬。朱子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可曾分偏端全體說否。○朱子謂道爲治之理。則亦理之謂治之意。但其不曰治而曰道者。則以本文言爲治之心。而未及爲治之具也。蒙引未能融貫。分爲兩解矣。若道之以政之道。自是引導。與此不同。○春耕夏耘秋收之時。不可勞民。必至冬乃役之。此自是以時大綱。故周禮以大司空爲冬官。其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異

近譬堂藏板

可見而四時之田。又各於農隙以講武事。則各隨其時事之隙而用之。又不單於冬時矣。此是以時中節。目兩說亦當融會看之。○常解使民以時。恐傷民力。晚村標出王政重農尤爲得要。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

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語類 問汎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它。自當汎愛。蓋仁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便須自有箇恭敬意思。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屬。得聖人說出話。兩頭都平。若只說汎愛。又流於兼愛矣。○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如汎愛衆而親仁。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異

近譬堂藏板

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自占便宜之類是也。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得文濟甚事。此言雖近。真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詩書是大槩。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問集注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何考。所以為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能。枉過正。放重一邊。又忒重了。不似此章。聖人說得兩無欠闕。如棘子成。矯當時之弊。說得質太重。子貢又矯棘子成之弊。却道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都偏了。

惟聖人之心和平。所謂高下大小皆宜。左右前後不相悖。說得如此盡。○聖人本意。重處在上面。言弟子之職。須當如此。下面言餘力則學文。大凡看文字。須認聖賢語脈。不可分毫走作。若說支離。將來又生出病。○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問則以學文。曰。此論本末。先本後末。今人只是先去學文。又且驗平口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衆親仁乎。如此了方學文。此五句。又以孝弟爲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孝而能弟。弟亦何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歐陽希遜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問集注云。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且上五件條目。皆是天理人倫之極。致能力行。則必能識事理之當然矣。如集注之說。則是學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 學而

卒

近譬堂藏板

又在力行之先。曰若不學文。則無以知事理之當否。如爲孝爲弟。亦有不當處。孝於事親。然事父之敬。與事母之愛。便別了。○不學文。則事事做不得。

同南軒張氏曰。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已。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

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

學文也。若先以學文爲心。則非篤實爲己者矣。文謂

文藝之事。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推言爲弟。爲子

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爲聖爲賢。蓋不外是

也。此數言先之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

爲本。推而達之也。○新安倪氏曰。文行二者。以本末

之重輕言。則行爲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

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爲先。故四教章先文而

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二章參觀之。則文行之不可

不並進。亦可見矣。○朱氏公遷曰。言小人之學。此章

知行兼備而行爲重也。大抵大人之學。先乎理。小子

之學。先乎事。此其次第。所以有不同也。○蔡虛齋曰。

弟子。卽今所謂子弟。卽小學生輩也。入孝出弟。弟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至

近譬堂藏板

之大本也謹行信言弟子持身之事愛眾親仁弟子
接物之際此數句於弟子職盡矣。○則以學文謂以
其餘力而學文不拋却許多餘力也。學文方是開發
聰明處謂日間修行之外一有餘力便着去學文也
不可專說稽考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愛眾親仁底道
理然此數者道理亦在其中若專說是考這許多道
理便不是蓋詩書所載不止是弟子之職禮樂射御
書數於此數者又何嘗一一相關朱子末段所云不
過因洪氏之說而足其意云。○大抵學者之事文行
二者而已然小學先從事上着工夫而後及於理大
學先從理上着工夫而後及於事雖均為文行而所
以為文行者又各不同。○此章學文固非輕然以行
為重故曰有餘力則以學文且務本之意不可不知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亦不止是此等文行亦不
止是此等行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也洪
氏註以文對質而言恐非孔子之意。○林次崖曰善
事兄長為弟兄弟亦當以入言此言出則弟者以兄
弟對父母言則父母為內兄弟為外況此弟子所該

頗廣不專指兄言凡宗族鄉黨之年長於我者皆當
弟順之也。○陸稼書曰這幾句分看則一件有一件
之益合看則一日之間非出則入非言則行非待人
接物則燕居獨處總無一時一事不在天則中放心
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氣稟好的以此涵養之自
然日引而月長即氣稟不好的以此變化之亦且日
異而月不同三代人才所以盛于百世者以其有此
蒙養之道也。

雙峰饒氏曰尹氏以文對德行有本末先後之分

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言不可偏勝說得文字
差重朱子以學文為致知與力行為對謂所知不明
則所行為輕而不知其為重則將有發學之弊故不
知文之為輕而不知其為重則將有發學之弊故不
得不交致易揚之意。○雲峰胡氏曰行有餘力者謂
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
此六事畢然後學文也若必欲盡行此六事行之不
給則恐終無學文之時矣。又按熊氏謂此章是小學
自孝弟忠信入故先行而後文子以四教是大學自

格物致知入。故先文而後行。蓋以弟子二字專爲小學之事。然則十五入大學者。獨非爲人弟爲人子者乎。大抵聖人教人。力行必以學文爲先。故爲弟子之職者。力有餘。則便當以學文爲重。集注力行而不學文以下。正自該子以四教章之意在其中。○蔡虛齋曰。親仁。仁謂仁者。只是行輩中有見識言動。立身造行。強似衆人底。我便當親他。所謂友勝已者。○呂晚村曰。學文。正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事。斷不可少。蓋不學文。則不惟固陋。正恐上數事有差誤也。○學文向淺深精粗。並至。卽志道章游藝之旨。

論語 卷一學而
親敬長。謹信。不過是有常朴實。汎愛。不過是不憎嫌人。親仁。不過是親厚有道。全是豫養此心。爲後日作聖之基。但由此數者。深而深之。雖到聖賢地位。總不外此。○學會問。朱子解。謹字。做行之有常。有常於弟子分上。固甚切要。但不知如何。謹便是有常意思。曰。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是何等放肆。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便是謹慎有規矩。不敢放肆也。○呂晚村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聖

近譬堂藏板

學文。正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忒看深了。朱子明云。詩書是大槩。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人小學。便有此等。則學文亦不深看。可知。○問朱子。既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乃後面又云。不學文。則事事做不得。又似相反。是如何。曰。上六者未盡。則根本不立。去學文却學做甚麼。然單從事於上六者。而全不學文。正所謂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出于私意矣。豈不是事做不得。○惟行宜急。而文宜緩。故必有餘力之後。乃學文。不先未而後本也。惟行必資於文。故一有餘力。卽必學之。不重本而逐棄末也。重有餘力。是一層意思。重則字又得一層意思。聖人言語。四面八方。直是如此圓足。○急行而緩文。固見重行之意。纔餘力便學文。似亦不輕在文矣。而學文仍是要善其所行。則猶是重行之意也。如此看更圓足。○學會又問。饒氏謂尹氏文行有先後之分。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言。不可偏勝。說得文字差重。朱子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壘

近譬堂藏板

學文為致知與力行對謂所知不明則所行不當理發明文字甚重其說是否曰饒氏看書最是心粗集註先引程子說次引尹氏說者見當先本而後末也三引洪氏者見文雖不以先行而亦不可廢補前二說之未逮也因洪氏質勝而野未盡廢文之弊故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正之非有意重文也至大人之學先乎理故入手要格物致知必先知至善之所在而後所行無誤此夫子四教先文而後行也小人之學先乎事未可遽言窮理極致之事但聖賢成法事理當然也須識得則又以補其不逮此先行後文次序有不同也熊氏說頗得其旨而胡雲峰反謂此章不僅小學之事十五入大學獨非人弟子乎聖人教人方行必以學文為先可為誤矣曰倪氏文行不可不並進之說如何曰此却甚有意思朱子謂有餘力不是行之綽綽有餘裕方纔學文不過不是出入言行交際之時便是閑暇便當從事于詩書六藝也終不成把上六者做得盡淨無餘方去學交取○先孝弟而次謹信者首倫常而及言行也又

次愛眾親仁者言行出于已而愛親接于人也何等次第說到親仁已有講明道理的意思故朱子又以為學文之本領聖人言語都要這樣反覆細看顧按夫子分明說餘力學文則本以行為重可知只偏欲重文又見學文亦不可少見其相資而饒氏等未自有先後故外註以程尹之說居前○朱子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該得廣不單是孝弟謹信愛眾親仁之成法事理也然弟子之職既以上六者為重則文之有關於上六者自不得輕矣故註中所謂仁者眾人中安得有許多仁者之人而親厚之只是在渾厚忠信不刻薄一邊底弟子便當親近他蒙引限定是弟子行輩中理亦窄狹謂見識言動強似眾人於仁字亦未貼合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閒。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 學而

焉

近譬堂藏板

語類

問賢。賢易色。有兩說。曰。只變易顏色。亦得。但覺說得太淺。斯須之間。人誰不能。未知他果有誠敬之心否。須從好色之說。便見得賢賢之誠處。○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了。○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挨推。只做七分。八分。留兩三分。○問事君。致其身。曰。致身。如送死。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事君能致其身。集註謂不有其身。是不為已之私計也。○問賢。賢易色。章曰。資質好。底也會恁地問學也。只是理會許多事。○漢臣說。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生曰。此還是已學邪。蓋人固有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條者。然使其為學。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 學而

壹

近譬堂藏板

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而吾必以為已學矣。○問：賢、易、色、章，為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是當，今既能如此，雖或以為未學，我必以為已學。曰：必竟是會學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子夏之言，不免有弊。蓋孔子上章，但是平說。子夏此章，皆是說到誠處。說得重了。然今有這樣人，若不是他學問來，又不是天資高，安能如此？但子夏說得太粗了，故謂其辭氣抑揚太過也。○問：伊川曰：學求如是而已，如何？曰：這却和學字說在裏面。子夏本言却作不須學，底意思。吳才老以子夏此言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意固善。然其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此說却好。子夏既說殺了，雖是上面說，務本終不如聖人之言也。○吾必謂之學矣。子夏之語，說得激，有矯枉過直意思。聖人便不如此。且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多少渾成。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都是偏就其間論之，便須說奢與易有輕重。聖人說話，

都自恁地平。○問：夫子言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謂之學矣，兩章曰：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絕之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之若此也。

同 大全胡氏曰：以未學為生質之美者，人固有得氣質之清粹，而所為與理暗合，然質之美有限，而學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抑揚之有偏也。○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與會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造其極者也。然子夏務實行而折文學，會子務實行而兼傳習，則會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蔡虛齋曰：吾意子夏是主資質之美者言。若兼必其務學之至說，則不至有廢學之弊。此恐是朱子替他周旋語意處。如子張見危致命一章，註云：一有不，至則其餘無足觀。此語亦是替他周旋處。或者謂註中必其務學之至，此必字即是本文。吾必謂之學矣之必字，未然也。本文之必，取必於已。註中

之必取必於人也。○林次崖曰：賢賢易色，不是初聞好色，及見賢遂變易其心，是好賢之心，篤而好色之心衰，有似易其好色之心也。蓋人好色之心，最誠無有偽者，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呂晚村曰：雖曰二字，須活看，曰者，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坐煞未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深嘉其學耳。○雖曰必謂言所期於學者，不過如是，非歎美其不學也。語氣抑揚間，其意自見。後來欲借以行，其不必學之說，遂謂卽此是學，而凡爲讀書窮理者，非因謂註中生質之美二句爲支綴。則子夏幾不免爲聖門之罪人矣。蓋聖門教人，只有知行學所以致知也，行以踐其實也。二者有專舉有全提，聖人之言，雖專舉而自全，賢人之言，則不免有偏重之語病。如此節專重在篤行，則輕在知邊，他日子夏又曰：學問志思而仁在其中，專重在致知，則輕在行邊，合二章互觀之，可見其理之一矣。故朱子於博學章補雖未及力行意，於此章補生質之美，篤學之至，正見斡旋妙義。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矣

近譬堂藏板

圖雙峰饒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也，尊賢取友，雖均屬朋友之倫，而賢賢爲重，集註以四者言之，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亦此意。○陸稼書曰：人或疑其由於生質之美，未必皆學問思辨之功。于是有謂何必讀書者矣。有謂盡倫卽是學，更別無學者矣。不知此種人，非浮華之人所能到，亦非徒悃悃無華，厚重少文之人所能到，若不學而能如此，便是生知安行了，而生知安行之人，不可多得，其必從讀書窮理來無疑也。蓋讀書窮理，真積力久，而天理人欲之界，判然胸中，故能于賢親君友間，各盡其道。如此人欲，如若人之行，當先如若人之學，所以聖門教人，博文約禮工夫，不可偏廢，而子夏平日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亦卽此章之意。

辨拗好他事，或有不誠好色之心，斷無不誠者。易其好色之心，方見賢賢到誠處。故朱子引未見好德如好色，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古人多如此比並說。○道易色，也不是先有好色之心，易之而好賢，猶言這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至

近譬堂藏板

好賢之心。把那好色。底心。腸。都換了。來。是。如何。之。誠。交。然。於。心。有。一。毫。自。惜。自。私。自。隱。之。意。早。算。不。得。竭。力。致。身。有。信。矣。故。朱。子。謂。這。地。位。儘。高。○。揚。氏。尊。賢。先。於。親。親。之。說。朱。子。既。辨。其。非。且。以。上。章。先。入。孝。而。後。親。仁。明。子。夏。未。必。有。此。意。矣。而。雙。峰。復。理。其。說。謂。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是。以。賢。賢。為。講。明。其。理。硬。入。上。學。字。在。裏。面。不。但。朱。子。苟。非。生。質。之。美。句。為。添。設。而。子。夏。雖。曰。未。學。之。疑。亦。多。事。矣。今。人。往。往。為。此。等。傷。巧。處。所。誤。○。雖。曰。未。學。二。句。子。夏。非。有。大。故。不。是。只。是。語。意。說。煞。了。些。其。人。於。人。倫。之。大。既。盡。其。誠。雖。是。天。資。之。高。自。能。如。此。然。往。往。有。從。事。學。問。而。不。能。及。此。者。亦。有。務。學。之。至。而。始。能。及。此。者。此。人。自。不。愧。學。了。但。言。下。便。有。不。須。再。學。底。意。思。所。以。有。弊。非。謂。此。人。尚。有。愧。於。學。而。子。夏。悞。許。其。已。學。也。但。肯。更。從。事。於。學。豈。不。益。好。○。學。會。問。朱。子。既。謂。程。子。學。求。如。是。而。已。是。和。學。字。說。在。裏。面。子。夏。本。言。却。作。不。須。學。底。意。思。而。集。注。又。下。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

至。兩。邊。並。說。者。何。也。曰。此。四。句。集。註。當。一。氣。連。讀。而。又。反。覆。玩。味。乃。盡。其。義。愚。意。自。重。生。質。之。美。一。邊。蓋。其。人。果。由。務。學。之。至。中。來。雖。曰。未。學。之。論。何。自。而。來。乎。但。此。人。地。位。甚。高。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者。乃。能。幾。此。而。或。以。為。未。嘗。為。學。則。是。生。質。之。美。不。須。務。學。之。至。而。已。能。之。矣。故。雖。曰。未。學。而。吾。必。謂。之。學。也。如。此。似。得。朱。子。之。意。○。學。不。過。求。如。是。今。已。能。如。是。則。已。不。媿。於。學。子。夏。意。中。只。是。就。盡。倫。之。誠。上。斷。其。不。媿。於。學。不。但。未。及。務。學。之。至。意。亦。並。未。及。生。質。之。美。意。朱。子。着。此。兩。句。是。代。推。其。所。以。必。謂。之。學。之。故。也。苟。由。務。學。之。至。而。得。之。人。謂。之。已。學。吾。固。必。謂。之。學。即。或。生。質。之。美。自。能。如。此。人。因。其。非。務。學。而。得。雖。或。謂。之。未。學。吾。必。謂。之。已。學。也。其。曰。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者。正。見。生。質。之。美。同。於。務。學。之。至。而。不。必。分。其。孰。為。學。孰。為。未。學。也。若。硬。補。已。曾。務。學。之。至。則。不。但。未。學。之。疑。無。自。而。來。而。與。吳。氏。流。弊。廢。學。之。說。亦。大。相。反。矣。○。子。夏。亦。未。限。定。必。是。未。學。人。能。如。此。故。必。其。務。學。之。至。句。非。子。夏。意。中。所。無。而。

朱子添出也。但雖曰未學亦必謂之學。假其人由生質之美。所自能將竟以不再務學。爲是乎。故朱子不謂他說得不是。只是道他說得太粗。
禎按：生質之美亦只是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聖人許之。卽讀書窮理。真積力久。陸說亦過當。蓋賢而於師友之等。竭力而於養志之微。致身而於忠。誨之術與交有信。而於規勸輔仁之益。俱未知何如。只是一箇必盡其誠。故游氏但以爲務本。○子夏意思未嘗不是。只病在辭氣說出來便不能無偏耳。若如今人講。只此是學。此外無學。則不到流弊處。始廢學。當下便是廢學。併其意亦不善矣。是連吳氏說亦未細體認之也。吳氏與內註原不是兩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矣

近譬堂藏板

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語類

君子不重則不威。旣曰君子何以不重不威。此是大槩說。君子之道如此。○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聽得便說。說則無能得了。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

精義

伊川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嚴。而學則亦不能堅固也。○謝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齊明盛服。特威儀耳。何以見其修身乎。蓋爲冠所以莊其首。爲履所以重其足。所以防其躁也。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退則揚。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所以使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夫容貌衣服之間尚能移養如此。而況視聽言動能自重哉。學如之何而不固也。○游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此君子之重而威也。重而威。則德性尊矣。故君子日就。小人日遠。由是而學。其思之必精。其行之必篤。其問之必切。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堯

近譬堂藏板

聽之必專。入乎耳。著乎心。此德全而學固矣。反是則言招憂。行招辱。貌招淫。好招辜。何威之有道聽而滄說者有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者有之。何固之有嚴。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林次崖曰。威重是為學規模。譬如耕種之田地。忠信如下有種子。友勝已如培養。速改過如艾。○呂晚村曰。聖人明言君子不重則固。有君子而不重者。也不威之下。而云學則不固。則固言君子既學而有不重者。也蓋不重只是氣度養得不足。不是根本上事。然却能搖動根本。聖人言此以見外面之不可輕視耳。有謂君子無不重。君子之學必然重。不重由其學來。說來未嘗不是道理。却與本節之意不合。定要與孔子拘斃一上以為高。聖人說外面。我畢竟要說裏面。亦可笑也。○有論此節重威只是初學外邊儀節上事。故序先於主忠信。余曰。重威亦是徹始徹終事。初學工夫固須從外面有形象處扶豎起。到得既學後亦有因不重而走作者。此是涵養精細工夫。非粗節也。曰

到君子既學。豈尚有不重者。余曰。如此說。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更說不去也。○陸稼書曰。學兼知行。雖不止四者。而四者其要也。君子二字。只當學者看。首節是要人主敬。重即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這重字注脚。不重則孟子所謂暴其氣也。大抵不重之病。學者最易犯。貌言視聽之間。小小適意。自謂無害。不知病痛却甚大。不重而無威。嚴固害事。不重而學不固。尤害事。蓋學必深沉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疎。在初學之士。必難成就。即積學之士。亦且多走作。

蔡虛齋曰。此章亦要見務本之意。必威重而後學

可固。猶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先言不重不威而學不固。是舉為學之弊。欲人先有以立其質。後言忠信擇友改過者。是指為學之要。欲人知所以用其功也。威重就資質上說。此處全未說到學上。必有是資質方為學。不然便是無基址。縱學也不成。故主忠信是後

面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 學而

卒

近譬堂

辨按論語中君子各不同。此君子。朱子已明言大概。論君子之道如此。又曰。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則方是始學界。上事而。呂晚村謂君子有既學而不重者。只是氣度養得不足。又曰。重威亦是徹始徹終工夫。初學固須從外面有形象處。扶豎起。到得既學後。亦有因不重而走作者。此是涵養精細工夫。非粗節也。愚謂學者固非初頭要重威。後面遂不消打點。但聖人語言。各有頭項。此是知及仁守後。又要莊以蒞之意。思此君子只是言。為學之人。此重威只是言。為學要從有形象處。把捉扶豎。但既把捉扶豎後。便徹始徹終。都要鎮常如此。○不是不重不威了。學纔因之而不固。不厚。重便威嚴。學便不堅固。外面如此。內面便如此。這原是一套。事兩則字甚緊。○惟是一套。事故外面不重威也。是少一箇誠字。內裏學不固也。是少一箇誠字。所以下面便接言。主忠信。曰。然則要重威。更無工夫。只在主忠信乎。曰。也不是。將主忠信當了。重威工夫。只在

衣冠尊瞻。視這箇只怕不要扶豎他。若要扶豎起來。却甚易。但不主忠信。便有色莊之偽。纔不着意時。早是不重威矣。主忠信者。時時事事都靠他作主。以誠實之心去正衣冠。尊瞻視。自然厚重威嚴。固學也是如此看。學有知行許多工夫。豈只一忠信當得。然以得纔固。○或疑固學還要重威。若云欲固學須要主忠信。便非本文語氣。不知重威與主忠信不是兩箇工夫。重威是在外面做工夫。忠信是在內底。要在內底。重威嚴徒在外面做工夫。則止是矜情作貌而已。纔內裏做工夫。早是忠信上事。○游氏注以重威為質。此質字。如君子義以為質。之質。言靠他作質。幹也。朱子謂從外面扶豎者。正此意。虛齋悞以為資質。豈資質輕浮者。盡不可以學變化之乎。

禎按時解欲以學貼知說。對下主忠信屬行說。此大謬也。豈知之學不固而行之學。獨固耶。即主忠信亦不單說行。朱子既謂凡事靠他作主。則學問思辨那事。不要誠實底心腸。又豈弟行之學。要忠信耶。緣

書說
最細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語類

主忠信是誠實。無偽。樸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程子曰：不誠無物。謂如去水南。却說去水北。實不曾去水北。便無這去水北一事。○忠以心言。信以事言。以實之謂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已之心。能不違於物乎。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空

近譬堂
藏板

未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情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取朋友。未便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問伊川曰：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曰：以人言之。則為忠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如惟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物只是眼前事物。都喚做物。若誠實方有這物。若口裏說莊敬。壯裏自慢忽。口裏說誠實。壯裏自狡偽。則所接事物。還似無一般。須是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截定。而不可易。方有這物。且如欲為善。又有箇為惡。意思。欲為是。又有為非意思。這只是不實。如何善。有物。○問人道。唯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道為善。又不會為得善。說道惡。又不曾去惡。便是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間斷處。便無物。天地造化。聖人德業。未嘗有一息之間。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曷嘗間斷。有些間斷，則造化便死了。故生出一箇人，便是一箇人。生出一箇物，便是一箇物。更無些假問陰陽舛錯，雨暘不時，亦可謂之誠否？曰：雖恁地，亦只是舛錯，不是假依舊。是實在人，則不要外面有裏面無。

附大全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朱子曰：聖賢言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

精義 范曰：忠者誠也，信者不欺也。君子之守誠為大，其與人也，不欺為大，故心必以不欺為主。言必以忠信為主，行必以忠信為主，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矣。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思動，而為無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為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為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墻，而浮埃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 學而

空

近譬堂 藏板

聚沫以為基，亦沒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言也。

同 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入，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為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西山真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但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子思孟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也。

異 陸稼書曰：先儒有謂主忠信尤重者，忠信固重，然不是那三件，則忠信亦立不住。大全載勉齋黃氏之說曰：外厚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進，不分輕重，最是又這四件，是徹始徹終工夫。

辨 按集注，人不忠信，事皆無實。這皆字甚該括。故朱子謂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只是且謾為學。取朋友未便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已將通章

都貫徹了。今人見此句夾在四節之中，便道是平說。作是學中之一事。夫失本文主字之義。○玩通章文勢。首節三不字反說。二則字緊跌已。趨重。主忠信句。來文勢至此。一頓下面取友改過亦是學中緊要事。故又摘出來並言之。豈可與主忠信作一例說。○學曾問學既以忠信為主，可貫徹通章。朱子又謂聖賢言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有形象處把捉扶鑿，似重威另有工夫。在主忠信之外，何也。曰：此朱子所謂敬是總腦也。分言之，重威是在外底，忠信是在內底。正衣冠，尊瞻視，重威自有許多事。豈止是主忠信了。却總言之，重威是外面，離不得敬也。主忠信是內而離不得敬也。纔敬自然嚴肅矣。何輕浮之有。纔敬亦自然誠一矣。何虛偽之存。○曰：主只是靠他做主宰。非此外無所事事。凡事也都要去，做但無此忠信，便去不得。所以又說無友不如己過，則勿憚改。即自修之道，尚有許多般。二者亦是舉其要者而言。朱子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一段只是就本章數事見少不得。靠他作主，其實亦不僅為此數事之主而已。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奎

近譬堂藏板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或問不如己之說。程子周尹氏以為不忠信者。楊氏亦以為合志同方者如何。曰：此蓋不欲自謂人不如己而生自滿之心。且慮夫必勝己者而後友之。則勝已者又將視我為不勝已而不吾友耳。其意已善矣。然考之不詳。而慮之或過。則亦不得而不論也。蓋人之賢否優劣。隱之於心。則有準則。非彼我好惡之私所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人不如己。然至於接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疎。或高或下。亦有不容於分別。為嫌者。故於齒德之殊絕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己者。則尚而友之。其不若己者。雖不當就而求之。以為吾友。然亦必有矜而容之。勉而進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敢為自滿。而亦未嘗輕以絕人也。彼

賢於我者其視我者亦若是耳又何自棄我為哉且世之陋者之所以樂以不若己者為友者其故亦可知已蓋樂於縱恣故憚直諫者之正己而不敢親安於淺陋故忌多聞者之少己而不肯問至於庸鬼瑣之流則喜其臨己而足以為高便僻佞柔之徒則說其下已而足以自肆也夫其所以定取舍者如是以賢智日遠而所與居者無非厮役徒隸之人雖有美才良質亦且忽不自知而墮於小人之歸矣是則聖人安得不一言以警之然亦曷嘗使之輕為自滿而謂人莫己若也

語類

朋友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友不如己者自是人一箇病周公

叔看得太過了上焉者吾師之下焉者若不好人吾教之中焉者勝已則友之不及者亦不拒也但不親之耳若便佞者須却之方可○無者禁止之辭我但不可去尋求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推此則勝已者亦自可見○凡人取友須是求勝已者始有益且如人學作文須是與勝已者商量然後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畜

近譬堂藏板

所發明若只與不如己者商量則好者彼或不知不為害○問無友不如己者曰這是我去求勝已者為友若不如我者他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前輩說這一句多是彼不如己者不與為友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背○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已者處也○問無友不如己者伊川以為不勝已友則他人勝已者亦不與之友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為高○問無友不如己者伊川以為同志何如曰此求之過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己者友則求其勝已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必求其勝已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精義

游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為未足

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于夏之日進也

○謝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吾過矣人不
可與不勝已者處鈍滯了人
○辨按不如已只在學問上說不必說到淫朋荒德上去纔不如已便毋友之○我有意求不如已者為友最是大病若他來求我自不可絕人太甚諸家俱疑我不友不如已者則勝已者亦不與我友此皆將無字看做絕之詞不作禁止之詞看所以朱子只作我心裏不可好與不如已者友我求勝已者為友若不如我者他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朱子云纔不如我便無敬畏之心而生狎侮之意如此則無益又曰且如人學作文須是與勝已者商量然後有所發明若只與不如已者商量則好者彼或不知不是彼又不識我又只見其不勝已渾無激勵之意豈不為害可
見無友兼嚴憚切磋二意

過則勿憚改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奎

近譬堂藏板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語類

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在速改字上着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今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

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以主之毋友不如已亦然

精義游曰孔子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為善可勝計哉○謝曰此一段當

分爲四事自重忠信友如已改過學者闕一不可也

圖大全雲峰胡氏曰此過也而集註以為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理為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

為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為惡○勉齋黃氏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

進○新安陳氏曰君子之為學當以重厚為質尤當以忠信為主而輔之以勝已之友終之以改過之勇

焉四者之中主忠信為尤重能主忠信則念念事事無非誠實必能實於重厚威嚴以堅其學實於取友

改過以進其學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奕

近譬堂藏板

者各得其道則學固矣學之大本立矣聞見日新而德行亦日純矣最明

辨按過未便是惡但自治不勇則日流而為惡所以

註中着一速字正勿憚之精神一憚難則善念漸漸

微了善念消得一分即惡念長得一分如月魄相似

○學曾問朱子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是何如

日重威是外而要嚴肅忠信是內裏要謹恪求勝已

者友也是嚴憚底意思速改過也是恐怕日流於

惡底意思故曰敬是總腦曰是忠信之先又要主敬

否曰敬是兢業意思忠信是誠實意思敬者主一之謂程子又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于中者之謂孚發于事者之謂信可見敬誠忠信是一套事敬

畧先得一步惟其戒謹恐懼所以不敢誕謾便是主

忠信又其為物不貳不貳者一也朱子不以一當了

誠而日所以誠也亦自可見

禎按此章時解多提固學作主學要堅固於理未嘗

不通然本章語氣却無重固學之意稼書悞從淺說

游氏註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不是未重威前全

不會學質亦不是資質。曰以爲質便是以他做箇質。幹旣把捉扶豎起。却又要學以成之。此學字合始終而言。說得該廣。不止忠信而必要以忠信爲主。不止取友而尤在取勝已者爲友。不止改過而尤必不吝於改過。故復說下三節。游氏於本章反說正說。分合輕重之理。悉到。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

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語類 謹終追遠。伊川云。不止爲喪祭。推之是如此。但本意只是爲喪祭。王問伊川謂不止喪祭。此說如何。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宅

近譬堂藏板

曰指事而言。恐曾子當初只是說喪祭。推此意則每事都要存這些子。○謹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小事。或說天下事皆要謹終追遠。亦得。○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問遠祖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它血脉。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也。愛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陳仲亨說民德歸厚。先生問如何。謂厚是有餘之意。陳未達。曰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些子。却似着衣。如此已暖了。更加一件。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趨從薄處去。○遠是人易忘。且如今追封人及祖父等事。這是久遠恩澤。人多據眼前有功者有賞。而無久而不怠底意思。這般事若能追念起來。在己之德旣厚。而民心亦有所興起。

附朱子曰謹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
自己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爲不爲化民而爲之能如
此則已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

東陽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
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
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泣之
情又慎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
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
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
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
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爲厚上之人既如此
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
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
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
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
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
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
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矣

近譬堂藏板

者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雲峰胡
氏曰古註云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
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之蓋喪罕有不哀者而未
必皆盡禮祭罕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
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者
爾豈有增益之哉○東陽許氏曰慎終存哀中之敬
追遠而各念所生民德猶云民心或者乃欲以民德
歸厚爲泛說得廣通上下而言恐非也如君子篤於
親則民興於仁亦然當時民俗澆薄皆由於爲人上
者使然如三年之喪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
行之類則追遠之禮薄矣○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
之類則追遠之禮薄矣○呂晚村曰民德歸厚謂
民亦知反本盡誠可以施教化而出治道非謂卽歸
厚於君上而服從固結也○慎終追遠只自盡其道
而民自歸厚非謂欲民之歸厚而從事於慎追也爲
民而從事其慎追之本已失矣民何以歸厚乎凡下
句說到功效者必不可倒講此義利之辨也

○按喪盡其禮祭盡其誠禮誠二字極有意使喪亦盡哀而不盡禮不可謂之慎祭但以敬而不盡誠亦不可以言追至于不但不盡禮而併不知哀不但不盡誠而併不知敬天下之頑民與禽獸奚擇哉故許氏謂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互說最善○學會問謹終追遠伊川云不止為喪祭朱子謂以事而言恐曾子當初只是說喪祭又曰推此意則每事都要存這些子是如何日或問取范氏曾子之行一於孝而此為得之蓋百行之源莫先於孝橫塞天地都是這孝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此豈是小事故曾子當初只是說喪祭也然人君在上喪祭之時少不喪祭之時多若不每事都存這些子何以見德之厚這慎追意思就狹小了並民德歸厚也都狹小了故朱子不肯畧過此意○看來民德歸厚就慎終追說來亦只是仁孝意思但有了這仁孝意思自不會刻薄上之人慎父母之終自必凡事不忽于終追先祖之遠自必凡事不怠于遠這自是仁孝之餘恩所必然處民德歸厚不薄於喪祭其他由一本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堯

近譬堂藏板

而族黨而閭里自凡事都有這厚的意思所以朱子又以厚為有餘之意

○禎按朱子謂曾子當初只是說喪祭者就本文慎終追遠言之於喪祭方貼合若凡事則終說慎也得遠說追却不得况曾子之行一於孝故朱子獨取范氏之說然喪祭之時有限豈只於喪祭盡禮盡誠而此外都不問耶故知此只就根本吃緊處言之註補已之德厚則推之何往而不厚民德歸厚虛齋謂亦是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愚意各念所生自是不消說恐事事亦皆有箇仁厚處但必以為厚報乎上則反私小耳語類諸說總不肯抹過程子意最當細看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

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同大全吳氏程曰亢一問子貢一問伯魚無請問夫子之事家語雖收在弟子中而史記却無故兩其說○呂晚邨曰亢意只在求與字却從求字轉出體貼抑字便見故子貢亦不更辨與字

異陸稼書曰這聞政不必看深了只是到一邪其邪之治亂安危必聞之其俗之貞淫奢儉必聞之其君臣上下之淑慝臧否必聞之其先世之典章法度必聞之雖不得一試其期月三年之效而見聞益廣起發益多後來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亦多得力于此

辨樹朱子謂凡抑字皆畧反上文之詞因上文一意下文又一意故中用抑字折以反之如抑亦先覺者抑而強與都是折重在下此抑字折開帶下却是歸重在上的陸說看聞政似好然却與本章求與之意不合治亂安危之大勢入國而知何消求與貞淫奢儉淑慝臧否亦不靠言說上方見卽先世之典章法度何必時君敬信然後就而問之看來其政只是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宰

近譬堂藏板

國君所舉行之事但出自人君皆謂之政故當日時君一見夫子無不敬信而就問之就問自是要商確可否稼書反說遠了不必從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卽此而觀則其

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彜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或問 夫子未嘗求聞諸侯之政，而子貢有夫子求之之說，何也？曰：此就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主

近譬堂藏板

明夫子之未嘗求如孟子之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若謂夫子欲聞其政而為是卑異以求之，則失之矣。

語類 問夫子溫良恭儉讓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溫之一事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良即是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奸詐險惡。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又曰：平易坦直無詐多艱深纖巧也。○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生之也。○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為常，而不知其為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奎

近譬堂藏板

不患人之不已知皆是非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
網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問良易直也如
何曰此心不傾險不粗戾自是平易簡直樂記言易
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慈良看來良字却是人
之初心慈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孟子說惻隱之
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是這般心聖人教人先要
求此心正為萬善之總處○問儉就那處看曰儉只
是用處儉為衣冠服飾用度之類○龜山解夫子温
良恭儉讓有暴慢侈泰等語正淳以為暴慢侈泰誠
所當戒而先生以為其流至於為人似不然之曰暴
慢侈泰固所當戒但不當於此言龜山說話常有些
畏罪福底意思在不知聖人温良恭儉讓是自然常
如此非欲為是以求聞政也

○大空林氏少穎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
者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湯
曰齊聖廣淵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温良恭儉讓
皆以其德之著者言之也○雲峰胡氏曰温而厲威
而不猛恭而安此夫子中和氣象也子貢言温而不

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所
謂威皆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不過以其得聞國政
姑以其光輝接物者言爾必如子貢異時綏來動和
等語乃足以見夫子過化存神之妙焉○慶源輔氏
曰好德之心固有而易發私欲之害蔽深而難除此
所以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
以政者也○西山真氏曰和兼厚字方盡温之義和
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燥暴也
厚不刻薄也莊主容敬主心中發外故曰恭也節
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謙謂不矜己之善
遜謂推善以歸人○林次崖曰或以時君敬信自以
其政就而問之是亦與也何謂非求亦非與也蓋人
君咨訪搜攬求治若不及是謂非求亦非與也蓋人
子之所以得聞政者由時君不由夫子亦有德非聖
人而時君以政與之者時君之意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
得之則非與矣子禽與之之意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
之意主夫子言故不同○呂晚邨曰五者正要說在
外面淺易處千人萬人一望即見得如此雖冥頑庸

鄙皆可信故必聞其政耳又須知聖人原無打點五德之意在那君心日間感化彼且不自知所以然又從何見得卽在學者日見聖人處初不自知有五者此○此是子貢善言聖人處聖人初不自知有五者又安得以五者斷聞政乎沾沾爲聞政而出此五者聖人亦大狡黠矣○陸稼書曰子貢不是不知聖人尚有內面一層尚有中和的氣象只是要言其感人處故只就溫良恭儉讓言之不可因晚村之言便看壞了子貢溫良恭儉讓

吳氏程曰過謂身所經歷化謂人無不從存謂心所存主神謂意無不達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也德盛禮恭則禮之所以恭者又未嘗無其本也觀其言則引而不發其意則有所不足於子貢之云者其旨深矣○仁山金氏曰此章緣子禽求之之間甚低故且就其接人處言之而反其求字之意而其言遂欠內一層故集註曰盛德曰過化存神曰德盛皆補其內而本註亦字及謝氏三亦字蓋但指其外也○東陽許氏曰過化存神正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壹 近譬堂 藏板

得聞邦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未易窺測而獨說子貢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禽所造者淺不願乎外却是關求字得字意言之凡圈內本註皆是依經文說無一字閑慢無來歷讀者須仔細把註字一一體貼經文看不要作剩字放過此是讀朱子書之法○蔡虛齋曰求之與抑與之與此設兩端之疑也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子貢之言蓋謂夫子於國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況於求乎故置與不答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見其自有不求之求也或者便以爲只是與恐亦未得子貢之意○此章只是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卽夫子之求之也此外更無求此句還帶下句讀○林次崖曰子禽之所謂求是說聖人用意以求之也所謂與是說時君加厚聖人以政而與之聞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陋哉子禽之見也子貢之答似亦未盡得其旨故朱註云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愚意夫子在當時雖不見用然天下皆知其聖人故轍跡

所至王侯傾心就問其得聞政蓋本於此○呂晚村曰溫良恭儉讓只說得聖人發見處在聖人發見處亦只說得一半故註下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數句正爲子貢幹全語意令後人不倒看錯走作用其義甚精○金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補內一層亦字與圈外謝氏三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矣而猶粗在未見朱子意旨也所不足於子貢者爲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謹厚謙退不自聖賢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看子溫而厲望之儼然二章可見朱子恐學者看錯一針一向偏於和柔則鄉愿流俗之害生故正欲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盛德是補其內亦字與三亦字是但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緣子貢爲子禽求與二字下轉語以得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告

近譬堂藏板

之三字却著痕亦朱子爲此三字補滲漏耳

按學會問金山謂子禽求之之間甚低故且就其接人者言之其言遂欠內一層許東陽謂過化存神正是得聞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未易窺測以見子貢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禽所造者淺胡雲

峰謂子貢言溫而不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所謂威皆不足以見盛德之形容而饒馭峰亦謂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氏三亦字皆微寓抑揚之意其說旣皆貶抑子貢矣而近世呂晚村因謂過化存神數句正爲子貢幹旋語意又謂所不足於子貢者謂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謹厚謙退不自聖人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朱子恐學者看錯一針一向偏於和柔則鄉愿流俗之害生故正欲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是補其內亦字是但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緣子貢爲子禽求與二字下轉語以得之三字却着痕迹朱子爲此三字補滲漏與大全諸說小異蓋諸說責重子貢漏德盛化神之本而呂說責重子貢不無溫厲恭安威不猛說不足以盡聖人之氣象與胡雲峰畧同也不知諸說得失何如曰朱子謂最要看得此五字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卽之底意思又曰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底意思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壹

近譬堂藏板

人皆親信而樂告之。前說只欲人尋味於五者之中。未嘗有不見聖人全德。只把溫良恭儉讓當了。故曰：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下即緊接云：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的意見。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方緊貼本句。就聖人盛德光輝。接於人者。只是如此。如鄉黨篇形容聖人言貌處。甚多與下大夫言是。侃侃與上大夫言。却是間。不得謂侃侃少。其德既盛。其禮自恭。恐五者。極盡形容矣。非子貢單就謙光處摹寫。而遺却全像也。要其弊。只因不善會。朱子之意。得來。朱子亦將子溫而厲。一節對看。然是舉平日德容全像。不止此五者。非謂與那君時。更有一番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氣象為子貢所說。不到也。按程子解云：五者盛德之光輝。接於人者也。又曰：德容如是。是以諸侯敬而信之。看得何等實。落何嘗有分毫不足。子貢之意。朱子集注。全用其

說作本文。正無雖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若懸起一層。要之只在德盛禮恭之內。但未易窺測耳。斷未觀日亦可見矣。欲學於於可見處。得其未易窺測之妙。故云：然豈有所不足於子貢乎。至謂一向偏於和柔。則鄉原流俗之害。生於朱子方教人深體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即之意。而呂氏恐其流於鄉原。全異甚矣。此謂子貢但指外之一節。而不得德容之全像者。非也。至諸說謂子貢內欠一盛德。斯有不然。聖人誠中形外。原非內外兩截。事有盛德。斯有德之。光輝惟其德盛。是以禮恭。不能言夫子之盛。知德之盛。而但知夫子之盛。而但知德之盛。言夫子之盛。德之光輝。有是理乎。况外註引謝氏之說。謂觀於聖人威儀之間。可以進德。又謂子貢善觀。聖人善言。德且日。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今聖人不能於溫良恭儉讓。上看出聖人。能使人興起。今聖德之光輝。未接於人。則不僅此五者。而接於那君

乃有此五者底意思。又看不出內有是盛德外。期有是盛德之光輝。根心生色自然。而然底意思。而反答子貢語言之滲漏。謬喜朱子代補滲漏之妙。並謂謝氏三亦字。皆寓貶抑子貢之意。亦妄甚矣。許東陽曰。讀者須仔細把註字。一一體貼經文看。不要作刺字放過。此是讀朱子書之法。若諸公吾不知放過多少也。○至是刑則必聞其政。而究無委國而授之以政者。此煞有可疑。故引敬夫之說。見秉彝好德之良心。一親炙聖人而自動。而私欲之害。非真具剛斷之力者。不能克而去之。故終不能用。一以解必聞不用之感。一以嘆聖人盛德光輝。雖能感人敬信。而終無如之何也。

禎按註於德容如是。時君敬信之上。先用夫子未嘗求之一句。於自以其政就而問之之下。即用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一句。則分明撇盡求之之說矣。或問謂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之未嘗求解。未二句亦最明白。乃虛齋大崖必謂夫子溫良句。帶夫子之求之句為一連。見卽此是夫子之求之。而近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 學而

矣

近譬堂藏板

時解不通。遂以求字橫入聖人罪案矣。反以實講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者。為良全章氣脈。想學者精神夢寐尚顛倒求字中未得由耳。○日借便非正說求也。日反則正見不是求也。人何不將朱子之說細細玩味來。○敬信屬時君。所以敬信者。仍在溫良恭儉讓之內。蓋見聖人德容自然。肆者必欽。僞者必誠。安得不敬信。故註句中下一故字。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

○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
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
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或問尹氏得其用心之本而游氏得其制事之宜二
說相須爲不可易○爲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
有改爲之心至有所遇之不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
制之耳三年而改者意其有爲而言也其不可改則
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
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
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
其所遇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或曰昔謝方
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晚其必宜改則宜漸變之使無
迹可尋爲人子者不幸而父之過有當必改者以是
爲法而隱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不亦可乎曰吾嘗聞
之師矣以爲此其意則固善矣然用心每每如此卽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宅

近譬堂藏板

駸駸然所失却多必不得已但當至誠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隱忍遷就之云乎

語類父在而不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爲不肖之事猶

以父在而不敢爲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

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爲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

有勉強而從父之爲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

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爲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爲

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時子非無行

也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在行

故子曰云云也○問此章上二句見守身之行下一

句見愛親之心曰也不必做兩截說只是拆轉說上

二句觀人之大概下一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

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

未善也○三年無改謂是上半下半下底事在所當改

者但不可忽遽急改之若有死其親之心存揚其親

之過之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過不
好底事則不在此限耳○游氏說三年無改亦謂在
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謂此事當改但三年之間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亥

近譬堂藏板

孝子之心有所未忍改耳。向時南軒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耳。某與說若如此說則雖終身不改可也。此章之義則云此事必當改。但可以不改耳。三年過則必當改也。倘問若父有大段不是底事妨國害政者只得便改。豈可必待三年。日若有大段不是須是便改。或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為難。問若然則何足以為難。曰子孫不能守父之業而輕改之者多矣。莊子乃能守之。非難能而何。先儒以為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不能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為難能也。此說得之。○游氏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此正是說得謹密處。聖人之意亦正如此。某舊日朋友亦看此處不透。與南軒說。他却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此語與在所當改者大異。在所當改。正是這樣事。若不改則不當於理。若要改則

亦未可急。故遠之者以孝子之心不忍也。○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詞。○才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了。若父之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事既非是便須用改。何待三年。孝子之心自有所不忍耳。若大段害人底事須便改。始得若事非是而無甚妨害。則三年過了方改。○問近見先生說此章疑聖人有為而發。曰聖人之言未有若此曲折者。疑當說時亦有事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故聖人言此。又云三年無改。尹氏說得心於事上未盡。游氏於事理上說得好。故並載之。使互相發。

同大全延平李氏曰。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卽率意改之。則

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陳氏曰。用不忍替無字最精。惟不忍改。則或待三年。或不得已不待三年。皆不失為孝。○胡氏曰。不忍改以心言。所當改以事言。可未改以時言。○呂晚邨曰。開口便說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從孝上觀也。若到三年無改句。纔講孝

則上面說箇甚○凡急改父道者不定要非其親只是要急見已美耳

東陽許氏曰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大分三年無改又是觀行中之一節○林次崖曰此章愚意只是說為人子者朱子小註謂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蒙引謂上二句是看其人之善否下一句則專就子道上看恐皆未是夫觀人自有許多術如何就人父之存沒上看朱子又言父在觀其志此二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新安陳氏謂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言之據此是不主觀人之說矣朱子此段小註說最周盡當玩前說乃未定之見

辨按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二句人先平對說了只作觀志行之善惡已脫離孝字到三年無改纔說孝文義首尾衝決不成道理看註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然後二字分明從上句轉出何嘗平對來既總承云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下即緊轉云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堯

近譬堂藏板

道乃見其孝然又字正從上二句討出下又接云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緊緊抱住觀行見三年內便改則有忘親之心所謂父沒觀其行者又不得以行之善而遽謂之孝也是多少曲折意思○學會問朱子謂此為父子志趣不同者而言何也曰人皆知繼志述事之為孝而或疑改志易行之不得為孝也殊不知聖賢之親少平常之親多則其子有所改易亦自不妨故不日繼述而日觀不日終身遵守而日三年無改正是見志趣不同中自有孝在不得忽過也○人斷無志惡行善之理父沒觀其行須是志已善了又當觀其行之善否此已是根上一句說來然即志善行善而無三年無改之心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亦是單承善一邊來不日志行雖善而日所行雖善者以三年無改已在父沒之後也○問游氏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南軒易為可以改可以未改朱子既非之矣又謂若有大段不是須是便改是如何日可以改可以未改是介在兩可則父行猶不失其為善何必定改于三年之後所以朱子云三

年之後四年改之其意如何若有大段不是如妨國
害政之類朱子所謂至誠哀痛以改之何必隱忍遷
就至於三年惟是在所當改已確然是當改之事但
無關甚緊要何必速於見已之長而彰親之過故只
三年漸漸改之可也此朱子謂游氏最說得緊密也
○道字只作事字看恐人誤作道理道字故引尹氏
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此已
是游氏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意思下但接云然則
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雖挾出孝子
之心却於事上未說得實故又以游氏說足之○既
觀其志矣又觀其行既觀其行矣又觀其心三折跌
下趨到可謂孝矣句來從大槩志行推到用心之厚
薄意重不忍忘親之心上而許氏東陽反謂三年無
改是觀行中之一節亦誤甚矣○問時解道字作道
理看謂三年無改則終身無改可知似亦說得好而
朱子不用何也曰如此則改字先說不得了何自而
說箇無改且說箇三年無改也且恐與上觀字都沒
理會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今

近譬堂藏板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
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
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
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觀按本文明下兩箇觀字如何不是旁人觀他存疑
謂觀人多術何必在父之存沒上看不知此非泛觀
人品乃觀人之孝行也人只道從親為孝却不道志
趣不同中亦有善故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則不從親
者亦未始盡不孝也所行雖善而有忘親之心亦不
得為孝故又必三年無改分明是觀他無改之心亦
不脫觀字說可謂
句正從觀字來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
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
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
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或問禮之所以有是品節之詳者皆由於人心自然之節聖人制禮特使人由是以中其節而非以人之所不欲者強之也故行之雖或甚苦而自有不失其和若不本於此而徒勉強於儀貌之間則是徒禮而無和矣

語類 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而言時自然間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而言合用間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總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則無不安矣曰然○直卿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直卿言禮之用和為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則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全

近譬堂藏板

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人須是窮理見得這箇道理合當用恁地我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因甚用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在位踧躅父坐子立苟不知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為此終是不解和譬之今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苦緣它知得自家病合用灼艾出於情願不自以為痛也○禮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之自然和到和處方為美因舉龜山與薛宗博說逐日會職事茶事其人云禮起聖人之偽今日會茶莫不消得如此龜山曰既是不消得因和又却會茶其人曰只為心中打不過龜山曰只此打不過處便是禮非聖人之偽禮之用和為貴只為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故行之自和耳○禮如此之嚴分明是分毫不可犯却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

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不和也。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也。○問禮之用和爲貴。曰。如人入神廟。自然肅敬。不是強爲之。禮之用自然有和意。○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問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着恭。自然不待勉强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或問禮之用和爲貴。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嚴矣。若不和。則情不通。曰。不必如此說。且以人之持敬。若拘迫。則不和。和便非自然之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全

近譬堂藏板

同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節文儀則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儀謂容儀。有祭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準則。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新安陳氏曰。因用而適其體。惟體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以從容不迫爲貴。從容不迫。蓋從自然中來。○蔡虛齋曰。只看禮字。便是嚴的。物事君臣上下。不可以毫髮僭差。然非出於人爲。全是天理合當如此。行人心也要如此。行方安。故用和爲貴。禮用卽禮之行處也。○禮之用和詳味小註。是說自然之和非。說人行禮必要乃爲貴也。所謂才放教和便不和也。○禮之用非人之用禮也。乃禮之爲用如此也。惟其爲用如此。故可貴。觀朱子上云。自然之理。又云。理之本然。此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可見。○體者是禮之本意。本意以嚴而設也。○呂晚邨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纔下箇禮字。便十分嚴肅。

夫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全

近譬堂藏板

異端看得這嚴肅煞艱苦道是聖人將箇外加道理柴柵纏繳人於是悟得真性本無物禮豈為我設正如和而之源流也有子見於此故即此嚴肅上指出自然道理看其運行處心安情順有非此嚴肅不可者便是真性流行原非有所艱苦也如拜跪於君親揖讓於賓友雖極敬畏然必如此乃安但於拜跪揖讓間見得此意所謂和也知和而和者便謂拜跪揖讓不過致此真意於君親賓友吾已得此意雖不拜跪揖讓可也其用必猖狂蕩佚禮之本體皆失矣又安可行乎大意祇是如此○禮之為體雖嚴六字最立得妙纔見之用字為貴字存子不是亂下

異胡氏曰天理其體故先節而後文人事儀則上言經禮而下言曲禮節交謂品節文章○勉齋黃氏曰如天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為節此是文如冠如婚此是人事若冠禮裏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仇滄柱曰此

章云禮之用即人之用禮也禮非人不行時解謂只當云禮之用不當云人之用禮者誤

辨按學會問禮之用是人之用禮否曰註明云禮之為體又曰故其為用是就禮之為用處說若作人之用禮要從容不迫已是添上一箇和了且禮之為用既說禮之用則自有禮之為體而亦可曰人體禮乎但既說禮之用則自有箇人在若單作人去用禮下先王之道二句便接不去○問禮既出於自然則和是體嚴是用了如何嚴是體和是用曰禮合下便是箇有節有文有儀有則底事物故其體自是嚴然這節文是天理自然之節文這儀則是人事當然之儀則試看事事物物那一件少此節文儀則得故君尊臣卑父坐子立這箇是恰好要如此如何會忙亂拘迫矣其為用自是和但嚴和二字不是吃然對峙體用二字亦不是截然分開禮中自有和本體是如此用處亦是說體之嚴處本有和未嘗脫離和字故其為用必從容不迫乃為可貴人以爲單說和了不知這

用既是禮之用。則合下便有節文。嚴則在何嘗。脫離嚴字。但體就一。定不易。處言。故說嚴用。就流行變動。處言。故說和。若如今人說體是嚴底。用却是和底。用處。既沒了嚴正。犯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之病了。如。何還說和為貴。○惟禮之為用。必和為貴。是說禮自。然之用。所以又說先王之為道。斯為美。先王之道。即。是禮之用了。斯為美。即是和為貴了。有子又說。這。句。已。是。將。先。王。制。作。之。心。與。天。命。源。頭。之。禮。看。得。無。些。子。間。隔。禮。有。這。恰。好。處。先。王。便。見。到。此。恰。好。處。也。禮。有。這。恰。好。處。故。體。雖。嚴。而。用。自。和。先。王。便。見。到。這。恰。好。處。故。制。出。這。禮。來。適。得。人。心。之。恰。好。便。非。出。于。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稍。不。恰。好。便。非。出。于。自。然。之。理。做。得。來。便。有。拘。縛。矯。強。便。是。少。這。和。了。如。何。小。事。大。事。無。不。由。之。○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亦。是。就。人。心。自。然。處。說。只。是。如。此。則。安。不。如。是。則。不。安。也。纔。教。不。如。此。早。已。是。不。可。行。也。禎。按。或。問。禮。之。所。以。有。是。品。節。之。詳。者。皆。出。于。人。心。自。然。之。節。此。是。說。用。處。本。和。行。之。雖。或。甚。苦。而。自。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舍

近譬堂藏板

不失其和。已說在聖人制禮之下。是將人心行禮。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之意。正貼小大由之。上說矣。可見禮之用。和為貴。是說禮之為用。本和自無拘縛。矯強。先王之道。斯為美。是說禮之為用。本和自無拘縛。制為禮。原非拘縛矯強。乎。人小大由之。便是說惟其。本和而無拘縛。矯強。故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而。小大無不由之也。如此看較有層次。○天理是源頭。人事是繼起。惟天理有自然之節文。故人事有當然之儀。則而吳氏程以為上言經禮。下言曲禮。豈曲禮不關天理。而經禮不關人事乎。胡氏先節後文。先儀後則之說。亦鑿勉齋分天。理人事。對換來也。說得。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

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語題 知和而和。離却禮了。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些。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又曰。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金

近譬堂藏板

只為他知和而和。都忘却禮耳。○知和而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問和便是樂否。曰也是禮中之樂。未便是樂。又曰和似未可便說樂。然亦有樂底意思。○有禮而不知和。則尚是存得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問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如何。曰禮主于敬。樂主于和。此異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又曰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又曰敬只是一箇敬。分不得。才有兩箇。便不敬矣。和則處處皆是。一事中。若這處中節。那處不中節。便非和矣。又曰凡恰好。處皆是和。但敬存于此。則氣盈。磅礪自然。而和○問上蔡云。禮樂異用而同體。是心為體。敬和為用。集註又云。敬為體。和為用。其不同何也。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移將去。如自南而視北。則北為北。南為南。移向北立。則北中。又自有南北。

與和同出于一心。曰：謂一理如何。曰：理亦說得。然言心却親切。敬與和皆是心。做曰：和是在事否。曰：和亦不是。是在事。在心而見於事。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樂記。此章本卽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樂字以言和。

字耳。○西山真氏曰：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反。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是就情性上說。○新安陳氏曰：嚴謂禮之體嚴，泰謂自然之理。及從容不迫，此指一節。和謂知和之和，節謂禮節之之節。此指下一節。程范借樂字以形容和字。朱子要歸之論。只言禮而不及樂的矣。嚴而泰，和而節。六字斷盡一章大意。○雲峰胡氏曰：集註前一節分體用，後一節獨說全體何也。前章是因有子言用而推原其體。後總說禮之全體，則包前所謂體用者在其中矣。如天高地

下合同而化，便是嚴而泰。如四時陰陽冲和有節氣，有中氣，此便是和而節。此固自然之理，而禮之全體如此也。然禮之全體嚴者未嘗不泰，人則有嚴而失

其中者矣。未免倚於嚴之一偏，不可行矣。禮之全體和者未嘗不節，人則有和而失其正者矣。未免倚於和之一偏，亦不可行矣。一偏字與全體字相反。夫其體之全也，本如此。而人之偏也，乃如此。人之於理有毫釐之差，則失之故也。○蔡虛齋曰：旣曰不以禮節之，則知上面知和而和，全是逸出禮外去了。上下兩段和字大不同。○最要味朱子總註所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云云。蓋禮之用而不和，則一倚於嚴而失其中正矣。未足貴也。若知和而不知以禮節則又一倚於和而失其中正矣。亦不可行也。○嚴而

不泰，如秦始皇固不可行。泰而不嚴，如陳後主亦不可行。此皆人爲之害禮之大體原無此病。禮之用和若推其極，夫子之恭而安，亦不過此。○看朱子總註方知此章全是無過不及道理。○呂晚邨曰：和與禮總是一片。到知和而和，纔是兩片。人每說成兩片者，其胸中原只曉得知和而和，而不曉得禮之和也。○禮之體本嚴，而其用則貴和。和非禮之本也。知和而和，失禮之本。故曰：以禮節之，不曰：以嚴節之。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 學而

全

近譬堂藏板

道節禮便是嚴也。看和與禮成兩件固粗。看和爲內而禮節爲外更粗。○陸稼書曰：禮中之和原於天性。禮外之和由於氣稟。人欲習俗禮中之和與敬爲一。故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有子特拈出一和字以見敬之在我而非外。鑠者也是卽孟子性善之旨也。

異 呂晚邨曰：和字雖同其所爲和已不是。嵇阮之狂二氏之自在正是不和。然皆自以爲和其錯却在知字。○陸稼書曰：講家有謂下節不行之弊是對流蕩者言上節可由之道是對拘束者言。意各有主而用朱子嚴而泰和而節六字以括大旨。蒙引亦如此說。愚意却不如此。兩節皆是對流蕩者言。圈外注是餘意不是正意。陳紫峰淺說最明。

辨 按禮之本然原有和若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是於禮外求和。故曰非復禮之本然。蓋不但少了嚴連和底都不是了。若如今人作非復禮本體之嚴豈於用之和處猶有所得耶。○有所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近譬堂 藏板

不行句是喚起知和二句來與亦不可行也首尾相應所以朱子說與易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文法是一般此句本不承上。註謂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正討亦不可行亦字之脈以禮爲矯強不可行見得這和便可行而復有所不可行者以其爲禮外之和也。上節嚴中少泰不得下節是和中少節亦不得各自頭項而又反復盡義。○知和而和特解都謂病在知字究竟病處不單在知字却在和而和字不以禮節不字這而字是他心裏要一於和這不字是他一味流蕩而不顧也只是此一于和之知原不曾得知和之爲美耳。今人解成只可由不可知一派胡說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意如此解經使聖賢言語晦如漆室所以朱子上節解云此言禮之出于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禮則自然和又曰知得是當然之理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又曰要須是窮理始得見得這道理合用恁地便自不得不恁地可見那上一節原有知字在惟不知道得合用恁地便不肯恁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矣

近譬堂藏板

地所以做得來也是拘迫如何會和學曾問程子禮樂對言是如何曰禮中自有和便是禮中有樂了和却自有節便是樂中有禮了故分言之禮自禮樂自樂合言之禮中也有樂樂中也有禮程子是把樂字當了和字說雖添了一箇却說得極有意思○問范氏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又曰敬者禮之所以立和者樂之所由生分明說敬是體和是用亦可說禮是體樂是用否曰亦無不可朱子說自心而言則心是體敬和都是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推將去可見禮樂分言則禮有禮之體用樂有樂之體用禮樂合言則禮是體樂是用蓋凡事必先有一定之體統序次而後和樂有所寄不然便是放倒了何和之存所以禮是體樂是用朱子謂有禮而不和則尚是存得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者正是此意○總註嚴而泰和而節人都上下二節分貼了不得兩而字之意嚴也而却是泰底和也而却是節底只一箇禮反復看都有這意思

此理之自然便是天理之節文意禮之全體便是人事之儀則意惟其為天理之節文故為人事之儀則也有體用在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可見嚴而泰也是要歸于這中正和而節也是要歸于這中正兩節只是這一箇意思誤認註中各字遂謂朱子分註二節亦未盡其意也故朱子謂如何得他敬而和着意做不得纔着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都有自然之節文雖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已將兩節合說在這裏有子始終只成一箇意思

禎按小大由之正是行處以和處都是禮之自然不能一毫增損得正所謂禮之本然也若知和而和以禮之體而曰非復禮之本然以連和都無了蓋和其和及處處中節便是和故朱子謂只是一箇敬分不得而和則處處皆和正是說敬是體和是用○知和

之知。原未知得真確。則知字差。和字亦差。時解謂知和之稱。與上和字一般。而和字始不同者。亦非也。○看禮之用。一之字。用即係在禮上。故曰和在禮內。看既而和了。又說不以禮節分明成兩件。故曰和在禮外。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卒

近譬堂藏板

或問 所謂約信而合宜。則言必可踐。何也。曰。人之約信。固欲其言之必踐也。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焉。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矣。以爲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爲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可也。若約信之始。而必求其近於義焉。則其言無不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或曰。然則葉公所云復言非信者何耶。曰。此特爲人之不顧義理。輕言而必復者發。以開其自新之路耳。若信之各則。正以復其言而得之也。今不警其言不近義之差於前。而責其復必其言之失於後。顧與信之所以得名者而亂之。則亦矯枉過其直矣。諸家乃引之以釋此句。以爲信不近義。則言有不必復者。是乃使人不度於義。而輕發其言。以開誕謾欺僞之習。其弊且將無所不至。非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旨也。曰爲恭而中節。則能遠恥辱。

辱何也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於恥辱然不合於節
交則或避或不及皆所以自取恥辱惟致恭而必求
其近於禮焉則其可遠恥辱也必矣曰因猶依也宗
主也言人欲有所依必度其人之賢而後依之則在
我不失其所親而彼亦可以爲宗主矣

語類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

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
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
先度其事且鶴突恚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
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
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近只是合古人
下字寬今且就近上說雖未盡合義亦已近義了雖
未盡合禮亦已近禮了○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空
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
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爾問致恭而中其節則
能遠恥辱這恥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
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用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
爲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語諛這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空

近譬堂 藏板

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問言可復也曰前輩說前
是說後來事如說出話了後看是義與不義方理會
復與不復若是恁地更不消說也得某看來是要人
謹於未發皆是未交際之先○或問集注云約信而
合其宜致恭而中其節合其宜便是義中其節便是
禮如何是近義近禮曰此亦大綱說如巧言令色鮮
矣仁之意然只得近於義近於禮亦好是便合其宜
中其節更好○因不失其親親如親仁之親○因如
今人云倚靠人之意宗卽是主字如主讐由之主○
因如因徐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
又較重問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
猶因循苟且是事且恁地做一般人初間不謹擇便
與他交下稍他有氣勢便道是我來宗他豈不被他
累孔子當時若不擇揀去主癰疽便被壞了○所依
不失其所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矣主猶主顏讐
由之主蓋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者
其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宗主也所宗者可以
久而宗主之如夫子於衛主顏讐由則可親之人若

主癰疽與寺人瘠環便是不可親之人此是教人接人底道理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三字有淺深輕重因乃泛言親則近之矣宗則尊之也如孔子於衛或舍于寺人瘠環之家然謂之親則不可。○問因不失其親曰而今與人同官也是相親將來或用它薦舉因它超擢便着宗主宅如所親者不善安知它異日不能薦舉我超擢我便着宗主宅這箇便是失其所可宗者信近義恭近禮因不失其親此三句是今日下事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將來底事。○與人交際當謹之始若其人下來不可宗則下來所宗非其可宗者也。○因字最輕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物色其人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如韓文公與崔羣書所論交往或其人後入於不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去相似。○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恭近於禮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效但當初合下便須着思量到無弊處也。○此一章皆是言謹始之意只如初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堯

近譬堂藏板

人約便用思量他日行得方可諾之若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恭近於禮且如合當在堂上拜却下堂拜被人非笑固是辱合當堂下拜却在堂上拜被人斥罵亦是辱因失其親且如此人不好初去親他時似不害將來王之便錯了須是揀擇見得是好方可是親。○問集注人之言行交際一段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敬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說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王問因不失其親集注舊連上句義理後本却不如此曰後來看得信與義恭與禮因與親各各是一事有此兩項。○古人文字皆叶韻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叶音族。

同慶源輔氏曰此信字本是約信若只是誠信之信

則信是實理豈有不近義者哉。○勉齋黃氏曰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其實者也。約信與人期約而求其實者也。○汪氏炎昶曰曲禮云約信曰誓約信二等本此。○胡氏曰信爲約信恭爲致敬皆指人之主而言非信恭之本體也。○雲峰胡氏曰義者心

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未嘗輕下一字也。此章皆謹始之意。與其悔於終。莫若謹之於始。○蔡虛齋曰。恥辱。恥由內生。辱自外至。如日見辱。取辱。可見辱之在外。如日知恥。不恥。可見恥之在內。凡致恭或過或不。及。皆可恥也。不及則失人。過則失己。○因是暫時宗是久計。因之所關者小。宗之所關者大。因是始事。宗是後來事。如孔子於衛主蘧伯玉。必是初間曾與伯玉有交分在先。故後來事全主他。以此觀之。可見因依所當謹。○因依或邂逅之間。或共事之際。皆有因處。此依字不是依歸之依。宗乃是依歸也。○呂晚村曰。此節信恭因三字。總要看得極輕。如因字不可便做求友看。只是踪跡初交處。或偶然遇合。或庶事作緣。不必大偏中朋友之正。然亦將終身與之。或其中亦遂有足為朋友者。其初必有所因而交。故謂之陸稼書曰。這信是約信。是最難合義的。或牽於事勢。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近譬堂 藏板

不可許的。便輕許了。或激於意氣。不可諾的。便輕諾了。到後來。或限於力。而不可復。或害於理。而不可復。悔也。遲了。須要在約信時。便立得住。若義上行不得。的。憑恁麼人來。我這一段戰戰兢兢之意。搖奪我不動。引誘我不動。方纔能信。近於義而言。可復。這恭是致敬最難。近禮的。或隨衆而差。或任意而偏。不該致敬的。反去致敬。該致敬的。反不致敬。到後來。或責其驕惰。而恥辱生。或譏其諂諛。而恥辱生。悔也。遲了。須要在致敬時。便立得住。若禮上行不得的。憑恁麼時候。我這一段戰戰兢兢之意。增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方纔能恭。近於禮而遠恥辱。這因是偶相依。最難得可親的。或因其順我意。不深考其平生。或因其濟我事。不細論其心術。到後來。欲絕之。則勢相制。而不可動。欲主之。則害愈深。而不可解。悔也。遲了。須要在初因時。便立得住。若其人不可親的。憑他怎麼樣來。我這一段戰戰兢兢之意。無間可入。無隙可乘。方纔能不失其親。而可宗。這兩箇近字。一箇不失字。是求合義理之至當。不是苟且相近苟且不失之意。若拘

本支近字不失字。謂不必幾微無憾作降一層看。則
謬矣。處世必求其盡當。猶恐多失。若先以僅可之念
自處。其弊可勝道哉。可復可遠。可宗是言。其後來必
然。亦有盡其在。我而得。失毀譽不可預必。時移勢易
不可預定者。此亦只論其常而已矣。但有一說。二者
窮理格物之功。不是義的反認。做義如荀息之輔筭
齊。是義的反認。做非義如荷蓀之不從子路。不合禮
的反認。做禮如曾子之蘧裘而弔。是禮的反認。做非
禮如魯人之疑甯俞不拜。淇露不可親的。反認。為可
親。如溫公不識介甫。可親的。反以為為不可親。如子瞻
不識伊川。執得愈堅。顛倒愈甚。安得無悔。○宗只是
久遠相與之意。如孔子之於顏轡。由蘧伯玉。是宗。七
十子之於孔子。亦是宗。因與宗有淺深之分。宗之內
又自有淺深之分。不拘定一項。可字亦要味。或宗之
以成吾之道德。不但無輕浮之累。而且可有切磋之
益。或宗之以濟吾之事業。不但無好險之虞。而且可
為腹心之托。或宗之於顯達之疇。而不為詬或宗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 學而

告

近譬堂
藏板

於窮愁之際。而不為此。或人皆宗而我亦宗之。不
謂黨。或人不宗而我獨宗之。不可謂僻。所以能然者
全在因不失其親上。言外便見。反是者。無一而可。
○林次崖曰。因之為依。時近而交淺。宗之為主。時久
而交深。小註勢敵而交淺。彼尊而我卑。恐未是。○呂
晚邨曰。此節都在言行交際。尤悔極僻處。作傍理寡
過之思。是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不則義禮如何
云近。交親如何。云不失乎。故可字遠字。亦可字從近
字。不失字生來。而近與不失字。又從信恭因字生來。
若將信恭因看得重大。下面便說不去。信只指期約。
恭只指小節。因只指踪跡。於最輕易忽處。能近而不
失。自然可且遠矣。

辨

披與人期約。亦是常事。今人說向忠孝節烈。已非

信中正旨。即說到齊死生。一爾我驚天動地。亦覺無
謂。總是於日用常行。反不加打點耳。○與人期約。便
與做信。已是要踐言了。不然却期約做甚麼。但方約
信時。不能審義。這言便難復。近於義。自可復。今人反
說。言只要近義。果近義。則復之可也。不復之亦可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堯

近譬堂藏板

而已有可復之理。務為圓融變通。大是學問病處。○朱子云。如見尊長當禮拜。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便是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則可恥。可辱。在我。觀此。則近禮自兼。過不及。說蓋禮自是。簡不可過。不可及。底事物。今人先把恭字。看得已無不及於禮處。但恐過於禮。以取恥辱。不知這恭字。甚現成。與信。因字。只一般。所以朱子說。只是低頭唱喏時。便看近禮不近禮耳。○呂晚邨謂此節。都在言行交際。尤悔極弊處。作傍理寡過之思。是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而稼書則謂近禮近義。是求合義理之至當處。愚玩朱子近字。只作合字看。謂古人下字寬。言不迫切。又云。此亦是大綱說。只得近于義。近于禮。亦好。便合其宜。中其節。更好。觀此二條。是謂近義近禮。已自可復。可遠。正諉得合。宏中節意。在內。不然。集註豈硬下此二句。將有子言語。改頭換面乎。故謂降一步說。作苟且相近者。謬也。況如此。正是因仍。苟且。何謂謹始而慮終也。但陸說限定。求合義禮之至當。不易處。則語近迫切。不是有子語意。然道理

理自縝密。○蔡虛齋蒙引。羈旅之臣。必有所主。其說本出朱子語類。但朱子數條合觀之。亦非僅謂主於其家。謂他日得志。援我以進。我為他所薦舉。便是宗他。宗字。斷拾後日言。又語類一條。謂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似作三層說了。不知此是朱子解三箇字意如此。其實集注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親字。自貼人說。非於所因之中。又加親也。孫若士謂就所因之中。有可親者。與之深相結納。如此則非先簡可親之人。而後因。乃於因之中。不失其可親之人。那因依時。早先孟浪。苟且。其猶為謹始乎。語類於此句。錯出之甚。想記者不無訛誤。如可學所記一條云。因乃泛言。親則近之矣。宗則尊之也。如孔子於衛。或舍於寺人瘠環之家。然謂之親。則不可。孔子豈有主瘠環之事。而乃謂可因。不可親耶。且與寓記一條。初間不謹擇。便與他交。下稍他有氣。便道是我來。宗他。豈不被他累。孔子當時若不擇揀去。主癩疽。便被壞了。意正相反。故知多記者之誤也。惟賀孫所記一條云。因字。輕宗字。重初間。若不仔細。胡亂與

之相依。下稍却是宗他。了以因字與宗字對說。不以親字爲我去親之。蓋因便要不失。可親豈可草草依傍了。然後擇其可親者而不失之乎。○愚意此章信恭因字俱要。一小讀信便言可復。恭便遠恥辱。因便可宗。方無自失之悔。然且看近於義否。近於禮否。失其親。則可宗矣。兩近字。一不失。正見謹始時度量。商確之妙。如謂無不合宜。無不中節。無不得其可親。便非其難。其慎之意。豈可謂之謹始。慮終乎。慮終即在謹始內。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原未說到後日事。只在當下。決其遠與可耳。故朱子於近字。不失字。得謹字。意於可字。遠字。得慮字。意近義近。禮便可復。可遠。不失。便可宗。則慮終仍縮在謹始內。未嘗分也。禎按語類謂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爲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則可恥。可辱者在我。是以爲人恥辱。貼不及乎禮。一邊以可恥。可辱在我。貼過乎禮。一邊看來。不及乎禮。既爲人所恥辱。則自家亦可恥。可辱矣。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矣

近譬堂藏板

過乎禮。自家固可恥。可辱。然受其諛諛者。往往反輕賤之。則亦未必不爲人所恥辱矣。朱子是舉重者而言。若交互說。儘有意思。如分言之。辱自外至。恥自內生。合言之。則外內處都有。○主如主讐由之主。此不是。但在他家。便謂之主。如彌子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正是要孔子以他爲宗主。次崖謂宗只是時久而交深。不是彼尊而我卑。此說尚未達理。如蘧伯玉雖師法孔子。然却是衛之卿大夫。故孔子至衛。須靠他作主。○看來不失其親。固是不失其可親之人。非指我去親厚之。然始既因之。繼必漸漸親厚之。終便以他作宗主。故朱子又解親爲加厚。○信與義恭與禮。因與親固各一事。有此兩項。然須知義原在信中。禮原在恭中。親原在因中。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論語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著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地著緊都不濟事。○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若只求安飽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七

近譬堂藏板

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數語亦此意。○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蓋無求飽安是其存心處。敏行謹言是其用。工處須是非方得。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多工夫。雖欲正亦徒然。又曰敏於事是合當做底事。須便要做了。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可就正於有道。禪家云三家村也有叢林。須是自己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友。正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去也好。○問就有道而正焉。只是正上面言。與事否。曰不是說上面大槩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面居無求安。食無求飽。敏事謹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新安陳氏曰此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矣

近譬堂藏板

道字指有道之人此人之身與道為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也○雲峰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好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好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勉齋黃氏曰尹氏所謂篤志為不求安飽而言也所謂力行為敏事慎言而言也以是四字而繼之以集註不敢自是之言然後足以盡此章之旨蓋此章謂之好學非篤志力行不自是亦無以見其所以為好也○蔡虛齋曰君子食無求飽至慎於言當接說不可停住語意好學者務欲得乎道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無過不及者也○有道者躬行心得是當然之理而無過不及者也不求安飽者志在於道也敏事慎言者用工於道之實事也就正有道者是欲使吾之道都恰好而無差也好學意思在無求字敏慎字就正字內面見得有汲汲不自己之意須合三節意方說得是好學尹氏之說全重在末句意欠周匝○陸稼書曰嘗見明季講家將此章與日知其所亡章合看謂彼就日知無亡上見他精神意念無頃刻

不在學所謂須臾不可離者是從不息處見其好此章則言其精神意念專在一學上天下無復可加於此所謂好之而無以尚者是從不雜處見其好此一條亦說得最好合而觀之此章之義無餘蘊矣

雲峰胡氏曰學而篤志道者三前兩道字泛此一

道字切父之道是父之所由先王之道是先王之所由故集註獨於此釋之曰人之所共由道猶路然人所由者謂之非路不可不若人之所共由者則大路也○呂晚邨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

言凡為好學必有是四者有是四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也須看他所學何學如鄉愿之學佛老之學詞章之學功利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陰

異之學苟好其一未有不兼是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惜枉用一生心力於道何曾見得分毫或問圈外尹氏亦發此旨然則取正於有道即所學不謬矣豈尚有非其所好者乎曰正為有道二字難說陳相悅許行神光叅達磨王良拜伯安他也說是就正有道

道傳子淵包顯道袁機仲之流就紫陽而不知正彼

且以金溪爲有道也。奚其正。故中庸曰：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如何得知天。只是格物窮理。

辨按此章人都云：無求安飽者求在於事言也。就有

道而正者，恐言事有差，故就而正之也。一徑直說下

了。朱子云：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

常有一箇合當着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可見敏

事慎言也。是求這箇合當着緊底，非無求安飽而求

敏事慎言也。聖人語言渾涵，斷不指破如學而時習

之學，習底是箇甚，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等類，皆然不似孟子凡有四端於

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一口便說破了。故朱子謂聖賢之別在此，卽就正

有道，亦非單正敏慎之事言，所以朱子謂大槩言每

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句，食無求飽，居無求

安，敏事慎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看書何等

謹慎，周密學者，勿得以已意武斷也。○不求安飽，雖

說篤志敏慎，雖說力行，就正雖言不自是，然皆在心

上說，方見好字之意。故集註曰：志有在，曰勉。其曰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先

近譬堂藏板

敢盡曰：猶不敢自是，都是就君子心裏形容與好字

何等關切。○此有道，只以人言，不作理講。註中事物

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是因學而第一篇故泛釋道

字，但人於事物當然之理，不能由之，而我獨能由斯

卽有道之人矣。○饒氏以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

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說得最是朱子

謂敏於事，是合當做底事，須便要做了。原大槩說，而

尹氏敏事慎言，皆以力行括之。故饒氏此說甚可從

○呂晚邨謂須知君子之學，何學而後講好之若學

字，不曾分明，則所好終成駁雜，非君子之學也。就正

正非容易，有道亦亂認不得。此意補說甚好。正從尹

氏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

好學可乎。數句內看出，但本文就有道而正，亦只是

先我而聞道之人，非必我之學入於異端，而必得有

道以爲歸也。蓋章首既下君子二字，已是從事聖學

之人，無求安飽而敏事慎言，都是正路上事，但所行

少，有過不及之偏，所見少，有精粗之別，便不能合道

之當，然便要就正於有道外，註引尹氏說，亦是大槩

作證。晚邨謂凡爲學必有上四者。此亦支離。如

之學。他便缺敏慎功利作用之學。他便缺無求故

此章書單認就正句也不得。顧按語類既云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又曰不

是說上句大槩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似爲兩說

要之言行自是君子。一生之大端。不是正所言即是

正。所行然敏於事時亦必有。所見而敏慎於言時亦

必有所見而慎斷未有昏昏懵懵既敏慎了然後就

正有道之理。故曰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況即是

未言未行隨時所見皆當有箇就正處。○蒙引拈道

字立說。似本章所無。然學以求聖人之道。本自現成

無可移易。且不是志在於道。何爲安飽無求。不是用

功於道。却敏慎箇甚麼。惟所求在道而惟恐有差。故

就正有道。拈出道字於好學乃見實落不爲添設。○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百

近譬堂藏板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諸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或問何以知無諂無驕之爲子貢質其學也曰常人貧則必諂富則必驕今能若此則可謂有志而能自強矣子貢雖未免於貨殖然以其志之所在與其學之深也○曾氏曰以貧故無諂以富故無驕貧富之道耳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於情性而貧富不能解也○張敬夫曰安於無諂無驕而不知進學固未足貴而所謂無諂無驕者學者亦非可忽也居貧而有一毫求之之意居富而有一毫自恃之心皆諂與驕也此病未除而曰吾樂與好禮未之聞也必也無諂無驕而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又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亘

近譬堂藏板

語類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着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又曰人且要就自己身上省察若有諂與驕之病且就這裏克治○問富而好禮曰只是不奢後凡事好循理不恁地勉強好有樂意便全不見那驕底意思有人亦合禮只是勉強如此不是好○問貧而樂如顏子非樂於簞瓢自有樂否

曰也不消說得高大槩是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不自知其爲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爲富也○問子貢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注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嘗如後世之生產作業矣曰怕是如此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也是把貧與富煞當事了○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要黏滯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爲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可學云無諂無驕尚有貧富之心子貢恰遮蓋得過樂與好禮乃於此上加工○然則二者相去甚遠乎曰也在人做到處如何樂與好

禮亦自淺淡也。消得將心如此看，且知得是爭一截學之不可已也。如此。○仲思問樂與好禮，曰：無諂無驕，此就富貴裏用功耳。樂與好禮，則大不干事。至此蓋富亦樂，貧亦好禮。而言貧樂富好禮者，但且因貧富上而舉其重者耳。明道曰：貧而樂，非富而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貧而樂不能。

○慶源輔氏曰：爲貧所困，則氣隨以歉，而爲卑屈，故多求而諂爲富，所張則氣隨以盈，而爲矜肆，故有矜而驕。○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象，安處善樂，循理則超乎貧富之外矣。○新安陳氏曰：忘其貧，不自知其富，則超乎貧富之外矣。○東陽許氏曰：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既安舒，烏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烏得有矜肆。却暗關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龜山楊氏曰：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不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 學而

亘

近譬堂藏板

於溢與夫貧而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林次崖曰：此章大意要看無諂無驕與樂好禮是何地步，有何差別。無諂無驕是靠貧富上說，樂好禮是自樂自好。禮都不干貧富上事，無諂無驕是就貧富上做工夫。樂好禮全不在貧富上做工夫，譬之人當寒月無諂無驕是多穿衣服，令不寒，樂好禮是氣盛却不待多穿衣服，自不怕寒。○貧而樂，非樂乎貧處，貧自存其樂也。富而好禮，非是欲守其富也，乃自去好禮耳。須知好禮與無驕血脉相通處，驕是奢而犯禮，無驕是制節謹度，不敢違禮，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禮制節謹度，又不足言矣。

呂晚邨曰：無諂無驕，止去得流俗私情，原未有義理自勝處，便易走作。

○揆這諂驕最是箇壞字了。今但無之，不過較常人溺于貧富之中者，知自守耳。子貢是貼定貧說無諂，貼定富說無驕，故中着兩而字。語氣如云：貧而能無諂，富而能無驕，首一字一頓而字轉下，正見持守得。

貧富定之意故註云未能超然于貧富之外也。○學曾問集注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及門人問如顏子非樂於簞瓢自有樂否朱子又曰也不消說得高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爲貧也既非如顏子之不改其樂則所謂自樂者却樂箇甚而所謂心廣體胖者又何以能然曰貧而樂非胸中毫無真得便恁的樂也但所得境趣各有不同樂中品第尚有淺深不得將顏子之其樂一併緊煞了故曰不消說得高所以朱子又云二者相去也在人做到處如何又曰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大抵人有見地高超不把貧富當事自然不爲所累而樂與好禮者豈可便道是箇顏子不成朱子總是不教人看煞了○富而好禮要看好字若只是富而循禮守禮猶有勉強意思不算得好深好在禮自忘乎禮之外了又何知有富○子貢兩而字是膠柱鼓瑟貧而竟能無諂富而竟能無驕離了貧富這諂驕無處安放這兩無字也無處安放矣夫子兩而字是脫開說貧而只是樂富而只是好禮離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五

近譬堂藏板

了貧富這樂與好禮自在即值了貧富未嘗增添得些子也○問朱子謂孔子意做兩人說子貢意做一人說是如何曰只玩一者字已是確指這一人了對上何如一人又分明意做兩人說是子貢做得無諂驕一等人又以樂與好禮一等人進之子貢引如琢而又要磨故曰意做一人說○禮樹首二句兩而字是反折之辭見貧便易諂而却無諂當便易驕而却無驕意欲將無諂驕與貧富字說離不知離了貧便不說諂更說甚無諂離了富便不說驕更說甚無驕不覺已將無諂驕與貧富事說合矣以其只在貧富上起見也○無諂無驕固是子貢已至之語然玩何如語氣亦未敢自信以待夫子品評若先說無諂驕之善處貧富看得子貢自滿自矜大是病處且與下切磋一悟相背馳矣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高

近譬堂藏板

或問

然則切磋琢磨之別其詳可得聞乎曰古之工

事不可考也以今言之則治骨角者切以刀磋以鑷治玉石者琢以錐鑿而磨以沙石也大抵切磋成形磋磨入細以理推之古今當亦不相遠耳曰大學之傳亦引此詩而以道學自修釋之今諸家引爲此章之說而子不然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已之志而已或疎或密或同或異不能齊也彼傳所釋蓋亦以精粗爲言然於詩文則切磋二字有不協

者今必引以釋此不亦拘之甚哉

語類

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好

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爲此不可安於小成

而不自勉也○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

切與琢是無諂無驕磋與磨是樂與好禮集注謂超

乎貧富之外者蓋若爲貧而樂與富而好禮便是

能超貧富了樂自不知貧好禮自不知富○子貢言

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

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

止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

精者其此之謂乎○集注中所謂義理無窮者不是

說無諂無驕至樂與好禮處便是義理無窮自是說

切磋琢磨處精而益精爾○聖門學者工夫確實纒

密逐步挨去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是它實

做到這裏便只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是實了得這

事方進它一步它方始道上面更有箇樂與好禮便

豁然曉得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遽已也聖門

爲學工夫皆如此

同西山真氏曰凡製物爲器須切磋成形質了方可琢磨既切磋了若不琢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蔡虛齋曰其斯之謂謂此詩所言其卽貧不以無諂爲足而必求至於樂富不以無諂爲足而必求至於好禮之謂也勉齋之言畧可疑集註所謂及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云云觀又知字便見得引詩所云乃夫子所未言者何謂告往知來一句說不得蓋斯之一字當有所指也○處貧富上就是義理就是學問工夫朱子云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此語在學者亦要以意逆志學問之功四字內就含有處貧富之道非謂腴然於貧富之外而別爲一道乃爲所未言者也大抵斯字畢竟要有歸着

異勉齋黃氏曰若謂無諂無驕爲如切如琢樂好禮爲如磋如磨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子貢言無諂驕夫子言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磋琢磨治之已精而益致其精者其此之謂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夏

近譬堂藏板

釋按學曾問集注於前節云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於次節云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日已能日未至日以爲至而未可遽自足分明是在這上做工夫而語類又謂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爲此是如何曰夫子未言時子貢只是論貧富聞夫子未若之說便悟得天下事一切都如此故朱子謂他意思潤非止說貧富若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則僅知得所告之往耳何以謂之知來日然則許其已能而勉其未至亦脫離貧富說乎日子貢已能者雖是無諂無驕未至者雖是樂與好禮然處貧富之道該不得學問之功而學問之功却已該得處貧富之道故學問之功而學問之功却已該如靠定做工夫謂我貧須是要樂富須是要好禮便粘手縛脚未離貧富之見矣子貢到得知義理之無窮只是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少有得而遽止到得工夫精而益精時早已能樂與好禮○問斯字時解多

指義理無窮作其斯義理無窮之謂與果合注意否
曰朱子明云所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與好禮是說
切磋琢磨精而益精耳可見義理無窮自是切磋琢
磨中義與斯字無干斯字自指無詣驕未若樂與好
禮人因義理無窮四字說底濶遂將斯字離根脫節
並之謂亦汎着落矣○惟處貧富之道該不得學問
之功故未若二句只是告往而子貢悟及切磋二句
便已知來惟學問之功却自該得處貧富之道故切
磋二句原只見天地間義理無窮不可以存得而遠
足而無詣驕之未若樂與好禮即在裏許故曰其斯
之謂時解混把集注義理無窮二句裝在其斯上弄
得都沒着落

禮按時解有云義理無窮是一意雖有得焉而未可
遽自足又是一意未可遽自足意較義理無窮意尤
重首節有一無詣詣者又有一樂與好禮者已寓有
義理無窮意夫子告之子貢知之但可謂之告往知
往不可謂之知來所謂知來者夫子現成指出兩般
人未說到用工夫自無詣驕造到樂與好禮地位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夏

近譬堂藏板

貢則就一人身上見得既已如彼又要如此可見義
理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此則夫子所未
言所謂知來也愚謂無詣驕一等人自不如樂與好
禮一等人自不當有得而自足此意正未若中所有
故註於上節即云蓋詐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但
無詣驕之不如樂與好禮止是就處貧富上論如何
盡得天下底義理而子貢悟及切磋琢磨便見得凡
事一切皆為此故朱子謂不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
好禮底工夫所謂知來也雖夫子未說用功子貢是
說用功而切磋琢磨之功却在義理無窮上用非
只在貧富上用也註中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
而未可遽自足二句當一氣看下見得惟義理無窮
自當自有學學而不可
自足矣不得分兩意說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

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鶩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語類

問子貢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若只是說夫子

樂與好禮之意又何以謂之告往知來曰他說意思濶非止說貧富故云告往知來○問知來指何者而言曰子貢於此煞是用工夫了聖人更進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濶在○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

同東陽許氏曰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書須能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意圈外註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雲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五

近譬堂藏板

峰胡氏曰常人二者之病與學者切己之實病當看兩病字若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諂富者病驕必除諂驕之病然後可到樂與好禮地步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病固多必先除切己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切必貴磋琢必貴磨此正意也必切方可加磋必琢方可加磨此餘意也○林次崖曰子貢本因夫子論處貧富就悟得爲學之道故夫子許其可與言詩告諸往而知來者要之處貧富亦是爲學但子貢之意所包者廣又不專就貧富上說故曰告往知來○陸家書曰明季講家有謂貧而樂富而好禮夫子特舉其現成者告之子貢便卽其現成田地想到其中磨鍊工夫故悟及于切磋琢磨依此講則切磋琢磨專爲要到樂好禮地位非注中義理無窮之意義理無窮不但無語無驕非住處卽樂好禮亦非住處又有將第二節斯字作吾斯未信之斯看第三節往來字字泛說者俱大謬斯字自當繫粘第一節說往來字自當繫粘上兩節

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 學而

夏

近譬堂 藏板

【異】勉齋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呂晚村曰子貢引詩就可也未若轉語見箇義理無窮已不若貧富上夫子許可子貢又說他觸類通達處喜其知不滯而進取高遠并不著詩上并不著義理上矣

【辨】按朱子云所已言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謂學問之功何等切實今人說入悟境恍惚遂有往者復來來者又往之解以為深見義理無窮之妙却不解切磋琢磨是何如實地下手做工夫○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只是要學者察切己之實病蓋朱子解書便是教人做工夫處不欲止作言語看過了便休若子貢自是已切磋過了只磋磨工夫未極至耳故朱子又謂子貢無諂驕是他實做到這裏便只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是實了得這事方進他一步也○切磋琢磨也不在無諂驕與樂好禮之外但不止無諂驕與樂好禮耳勉齋特離開了說故有一針之差於是後人遂有子貢悟境已不着貧富上而

夫子許子貢並不著詩上與義理上之解矣謂子貢不着貧富便是義理無窮包不得貧富謂夫子許子貢不着詩與義理則是天下悟境一併抹倒語言義理矣晚邨闕禪不覺入其窠臼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知不知人

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語類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

○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問不患人之不知知章曰自家

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

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他纔

開口自家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已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昭灼之行以斬人之必知○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今人都倒做了工夫

精義 范曰學以為己非求人知也故不患人不已知若己不知人則賢者不得以為師善者不得以為友何以進其德矣故人有能而已不知君子之所患也○楊曰君子求為可知而已知不知無以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詖邪淫遁之辭足以妨道而亂德其為患也孰甚

同 大全東陽許氏曰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却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惡○雲峰胡氏曰始以不知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 學而 夏 近譬堂 藏板

溫終以此章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以無以為君子也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書終始也門人紀次豈無意歟

辨 按此章朱子獨善尹氏之說蓋君子惟求在己只是開修做工夫人不知己與己何預尹註下一故字分明挾出不患人不已知之根來為己者自不為人何患之有此是就當下說自不待人之知故朱子謂范氏未有不知之云楊氏求為可知之說皆非此章之旨也下句患不知人也是就當下說故朱子云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又曰自家不能知得人便是不知得道理可見患字就當下要知言窮理不到不能知人後有損于己纔見當患也○學曾問患不知人即是求其在己底道理尹氏求其在己者何故倒說在前曰君子求在我不是單在知人上做工夫只是窮理知言工夫到自能知人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本文是就下一節說了對人不已知立言耳於求在我尚未說得實故註引尹

說補之總之學者只得一箇心纔患人不知便已是不求在我纔求在我早已是患不知人了上下對照愈爲關切故朱子謂今人都是倒做了工夫也
頑按患不知人若去此患却不是是在是非邪正上鎮口去辨別做工夫若如此則流爲子貢之方人矣亦只是我自去窮理以知言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許東陽謂兩句平說亦未是分明歸重在已上做工夫已不知人下句緊根已字來故尹氏以求在我三字發之

論語卷之一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學而

章

近譬堂藏

何患之有由是見其言不
字錄之有不知之言移其求爲可知之說者非此
患日不成人也何樂其日卒來效其刃以未亦非
夫昔東園謂兩向平蒼衣未暴心不患人不日
只長非自去寶聖以味言不患人之不日成患不
非志難恨如工夫去此患不長亦非來五士
願其患不成人若去此患不長亦非來五士
愈爲關切故朱子謂今人都是倒做了工夫也
不來主非難求非求非求非求非求非求非求
黃齋心齋之學非只求一箇心也非求一箇心也

